

1966

同
歸
心
集

丛的著

磊落全一冊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

實價國幣六角

函購不加郵費

著作人 耿小 的

出版者 大華書局

印刷者 大華書局
北京打磨廠一八六號

發行者 大華書局
北京打磨廠一八六號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總發行所北京打磨廠大華書局

分發行所國內各大書局均代售

磊落目錄

一 父與子·····	一
二 精神出殯·····	二〇
三 媳婦的用處·····	二六
四 老何的經濟·····	四〇
五 愛與慾·····	六一
六 破產·····	八八
七 一夕哲學問題·····	一〇〇

磊落

小的

一 父與子

登在門頭溝的饅頭山，遠望永定河，好像一條蜿蜒不絕的帶子，鋪在地上。模型似的火車，突着濃煙，蛇一般的蠕動。看不出永定河的波濤涵湧，看不出火車的風馳電閃。在高處望，一切都是渺小的啊！

那衆山環繞着的門頭溝，有濟在一堆兒的房屋，有高下崎嶇的道路，有疏疏落落的樹林，因着山的形勢而起着的旋風，到處捲起白色的塵埃，黑色的煤屑。

山坳更燃燒着已經枯黃了的秋草，起着烟和火苗兒，往四下裏滾。燃燒過了的山坡，一塊一塊的黑痕，組織成天然的圖案。

寬的大道上，龐然雅步的走着駱駝，五七個一隊，十幾個一排，響着單調的鈴聲，顯得大地越發岑寂。而煤夫的晚歌，村中的雞喚，都成了一種天籟。

暮色撲了上來，晚鴉噪着枝梢。掘煤的工人，在黑暗的煤窖裏，不知時暮，還在掘着煤炭。

一個直徑不到五尺的洞，下去到不知多深的地底，有個像豆一樣大的光亮，從極深處搖搖而上，漸漸聽到一種喘息的聲音，好像臨死的人的掙扎呼吸，那喘息有時停在中途，跟着又漸漸距離洞口近了，一個黑的東西在往上拽，往上爬。一會兒一個鬼臉呈現出來，他正在仰望着洞口，看看還距離着多遠。

人形漸漸露得清楚了，頭上捆着一個燈，照得臉上的汗，流得滿臉成了河流。身上背着一個筐，筐裏滿滿的是些磊落如盤的煤塊。在他那進行傾斜的角度，煤塊是整個兒壓在他的頭上的。

爬出了洞口，喘了喘氣，兩腿顫着站在磅稱上，由另外一個人給稱，把分量記了下來，然後再把本人的重量扣除，剩下便是煤的分量了。

過了稱，走到欄櫃前面，那個記分量的人便站在櫃裏，身旁有一個大簸羅，裏面盛些饅頭。他要了一個饅頭，對面有一個水缸，他拿起瓢來喝了幾大口，然後，背着煤炭走出窯門。

「嚇，天都這麼時候了！」他一邊卸下自己的煤筐，一邊擦着汗說。

「怎麼樣老何？」一個坐在堆旁含着煙袋這樣問他。

「今天多幾貓，媽的，」老何說話永遠底下加上「媽的」兩個字，徃徃叫人聽了不知他的話是怎麼一種情緒，所以也就無從加以附合評判。

老何是不是姓何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是那兒的人？父母是誰？人家都說不清，他也說不清。他是從小時，就流落在這兒的，據推測他，好像是從黃河附近來的，因為他說他的家住在一條大河的旁邊，那個河寬得多，寬得他都比不上來，顏色是黃的。這大概是黃河了，可是在黃河裏那一段他也說不清，因為他說從着河堤走了好幾天也沒有看見頭兒。於是大家便叫他老河，也就隨着姓了何。好在他說有姓沒姓沒關係，怎麼樣反正都得吃飯才能活着，有姓又算得了老幾？

老何有二十多歲，年青力壯，可是不知怎麼生性就那麼懶，今天够吃的，今天便歇了，給多少錢也請不動。可是把錢賭輸了之後，他一個人能幹人家兩個人的活兒，門頭溝這些煤窯，差不多他全走遍了。

老何願意幹新窯，不願意幹老窯。因為新窯淺，背煤省勁，老窯年久日深，差不多有挖到十數里地的。一樣的掙錢，而老窯多跑那麼些路，所以他是不幹的。

老何似乎有些傻氣，可是又並不傻，說他不傻，但又徃徃幹些傻事。他沒有什麼不

平的心，於己有利的事幹得很勇，對己沒利的事，也有時幹得很帶勁。

他知道怎麼叫享福，但享不着福也能够受罪。他每天總是快樂的。

他打了一盆水，脫了衣服。把盆放在一塊石頭上，站在院裏洗着，那盆裡的清水，馬上被洗得變成黑水，可是他臉上也並沒有洗白，仍是那般黑，而且還透亮兒。

「喂，老何，今天吃狗肉嗎？」那個吸煙的對他說。

「天兒涼了，我還沒棉襖。敢則你得煙兒抽了。昨天你又到門頭去了，是不是老劉？那個小娘兒們不壞，媽的。」

老劉是個賭徒，每天非要不可。這些窩工們每天掙了錢，沒有地方花去，窩裏又不必穿什麼好衣服，所以歇了工便湊在一起耍，耍贏了的，歇一天工，仍舊是耍，耍輸了的，多幹一些活，也仍舊是耍。有是白白幹了一天，把所掙的錢完全耍輸出去，躺在炕上照樣睡覺。

「我說，你這麼大個子，也不着個急。想想法兒說個媳婦。」老劉這話不只說了一次了。他把媳婦看得很重，所以也爲別人沒媳婦，實在是一件極嚴重問題。

「我老何還要媳婦？拿什麼養活呀？有媳婦有持累，我這樣倒爽快，媽的。」老何

這話，回答也不只一次了，媳婦對於他似乎沒有饅頭重要，可是偶爾在月明星稀之長夜，鳥語花香之清晨，他彷彿也有那麼一種說不出來的勁頭兒，那勁頭兒使他對於女人有好感，怎麼有好感，說不出來。

他以爲媳婦和饅頭一個樣，都得拿錢買，可是饅頭比媳婦便宜多了。並且不吃饅頭就要餓，沒有媳婦，也不感覺那一部分難過像不吃饅頭就肚子叫喚似的。所以媳婦問題，一向便不大理會，不過他知道媳婦比饅頭神秘。吃了饅頭不餓他曉得，娶了媳婦有什麼樂，他不大清楚的。

他一天累到晚，到了晚上，又賒了半夜的錢，第二天一早還要上工，所以他也沒有工夫來理會這個問題。

老劉就不然了，他們乎把媳婦看得比饅頭重要，饅頭在飽了以後，就不再想牠了；媳婦不成，自有已了，還要想別人的，他沒個足，所以他時常勸人家娶媳婦，自己也時常給別人說個媒拉個纏什麼的。

「喂，告訴你們一個消息。」他們看詩，一個身量很矮的人走了進來。那個人叫小崔，——本來他叫老崔，可是因爲身量矮小，所以人家不叫他小崔。中國人的稱謂，總

是跟生理有關係的。長天花的便要叫他麻子，眼睛有毛病的便要叫他一隻虎……。

「什麼消息呀？媽的。」老何一湯擦着香灑一湯問。

「老何聽了一定喜歡，因為他正沒有准姓呢。」小崔走進來，坐在一堆大煤塊上，看着老劉的煙袋鍋兒。老劉把煙袋在鞋底上磕了一磕，然後又用嘴吹了一吹：「來一口？」

「對，來一口。」小崔有了精神，一湯裝上煙點着吸着一湯說：「郭半癱子想欺個兒子，我說這真是新鮮事。我看老何認他作爹倒不錯。」

「你認他作爺爺，媽的！」老何雖然對於倫理上的長幼尊卑不大在乎，可是他認爲假如不還言，便早輸了一口氣，爲怕輸一口氣，不能承認當人家兒子。

「郭半癱子是誰？」老劉要刨根問底兒。

「郭半癱子你都不知道？」小崔說：「吝嗇出名兒的老郭麼。一輩子不要錢，也不吃好喝好，辛辛苦苦半輩子，有錢就存起來，存到一塊兒買地，這二十多年的工夫，他竟置了十幾畝地。可是真天爺不給勁，上個月他到窯裏挖煤，不留神山上面掉下幾塊大煤塊來，把他砸在底下。幸而沒要命，只把兩條腿碰斷了，到現在不能行動，所以都叫

他半癱子麼。人哪，簡直不能跟命爭。我說，你的烟那兒買的，不壞，挺香的，再舉一口。」

「真是命！」老劉一邊給小崔烟荷包一邊說：「那麼他想收個兒子作什麼呀？」

「老郭活了這半輩子，掙了這十幾畝地，真不容易，我說本來他也想娶個老婆，生兒養女，自己再作看活兒，下半輩子兒子也可以接繼上了，自己一享福。不想老天爺賊心和他過不去，把他的兩條腿埋壞了，成了癱子。我說，現在想娶老婆，誰也不跟他了，那時候恐怕費錢，現在倒想費錢呢，可是誰把姑娘給他呀？他一時沒有辦法，自己不能動彈，養活一個長工還得給錢，並且，我說，他死了以後，連埋都沒人給埋，所以異想天開，收一個兒子，要二十多歲的年輕力壯，一邊作活兒，一邊還能伺候着他。一個錢也不花，死後還有人給摔盆打幡，念經燒紙，這是多麼合算呢？我說，是不是？」

——我說兩個字是小崔的口頭語，在說完我說之後，却並不說，努力吃烟吸完了烟才往下說呢。

「可是誰給他當兒子呢？」誰都想這樣問，可是這話是由老劉嘴裏先說出來的。

「那可別說，十幾畝地也值不少錢，郭癱子一死，我說，不是馬上就算自己的嗎？」

「小崔說完，便看了老何一眼。老何似乎有一點興奮。」

「老何可以幹一下，反正自己也沒有准爸爸，從新認一個也可，十幾畝地，也不少啊，坐在家裏吃，也吃他十幾年呢。」老劉又想到給老何說媳婦，他拿十幾畝地來誘惑他，他只要肯當兒子，媳婦便不成問題。

老何沒有言語，看着那堆得如山的煤塊發怔。

「我說，再也沒有這樣便宜的事，十幾畝地，白弄到手，真是造化，十幾畝地一到手，媳婦孩子，要什麼有什麼，可恨我的爸爸還沒死，不然我非幹不可。這又有什麼？誰沒當過兒子呀？我爸爸要叫我過繼，我都幹。」

「就是一樣，老郭那人的脾氣對扭。」老何有點活動，

「老郭的人性，其實說起來，也不算多乖僻，他就是一個吝嗇就是了。可是他現在已經這樣了，吝嗇又給誰留神着呢？是不是？況且，我說，況且十幾畝地，已不少啊！你花你的，他也沒轍，碰巧他一疼兒子，我說，還真許由着你的性兒呢。哈哈！」小崔引得別人也全笑了。

「還有一層呢。」老劉幫着小崔說：「竟當兒子不成，到時候跟他要媳婦，說是給

他傳留後代，他更得喜歡了，有了媳婦，一切茶飯等等，統統由你媳婦伺候着，你撒開了玩，郭攤子跟你不發生直接關係，他人性再壞於你也無干哪。」他始終沒忘了媳婦問題。

老何沒有言語，可是心裏已經願意了。老何是寧肯輸在心裏，不能輸在嘴上，可是十幾畝地，究竟不少，其實輸在嘴上也是值得的呀！小崔不是說了嗎？他爸爸若是死了的話，他也幹。現在人家笑話我，完全是因為沒有錢，假如有了十幾畝地，誰還敢笑話自己？

老何正在思索，一個民工上來了，背着煤，腿都走不動的樣子，嘴裏喘息着，胸前的肋骨，一根一根的露着，滿頭的汗流到脖子裏。

「幹！」老何下了決心，「可是老郭呢？」

小崔和老劉都喜歡了，好像老何一當了老郭的兒子，對於自己都有利益似的。他們笑了說：

「老何，您等着，我們找老郭去說，老郭一定喜歡你！我說，你聽喜信吧！」小崔走了。

「喂，你倒是把烟袋給我留下呀！」老劉着急了。

「你瞧，我忘了給你烟袋，」小崔把烟袋給了老劉，「老何，你聽喜信，我說，明兒得好好請請我！」

小崔給老何留下一個笑容，匆匆走了。老何坐在一個石磨上，看着天空，天空叫眼前面的山顛佔了一半去。陽光從山後仰射過來，顯得山麓黑了，遠處村莊的婦女，喊着牛和豬回圈。

「還是先說個媳婦。」老劉不忘本的說。「說個媳婦方便得多。有十幾畝地，說個很好的姑娘，你可以整夜的賭錢去，准放心，這是你的運氣來了，將來十幾個駱駝，你的娘們再養活幾個雞呀，羊呀的，這就是財主！」

老何笑了。

二一 精神出殯

在老郭家裏。

老郭坐在土炕上，炕上鋪着凌亂的被褥，後腰支着幾個大枕頭。手裏拿着一根長桿煙袋，越是手脚不利落，越是用那點着糞事的煙袋，老郭的脾氣，是永不示弱於人，這

個長煙袋，是老郭的惟一安慰者。他不賭錢，不嫖女人，要沒這根煙袋，他是掙不下十幾畝地的。

老何——這時已經是小郭了。雖然他比老郭小不到十歲，可是名分是與老郭是父子，他不能不叫小郭了，——在柴爐上燒水，因為老郭家裏來了兩位客人。

「我說，你這兒子還不壞，倒聽話吧？」小崔說。

「馬馬虎虎就是有一點懶，過些日子打算還叫他窩裏去。」老郭並不想給兒子什麼利益，而倒想享受一些兒子的利益，認兒子還要叫他掙錢，真是再上算沒有了。

「可是他一上窩，家裏沒人也不大好，我看還是給他說個媳婦，那麼裏裏外外都有人管理，他也可以安心作活掙錢，你說是不是？還是給他說個媳婦好。」這是老劉的話。老劉到處遊說，叫人家取媳婦。

「劉老弟有機會給說着。」老郭有些同意。

「娶了媳婦，也可以接繼郭氏的香煙哪！哈哈！」小崔自以為這句話是可樂的。

老郭一琢磨兒子在外一掙錢，兒媳婦在家一孝順公公，也倒不錯。他對於老何，本沒什麼壞的印象，看他那點傻氣，作自己的兒子，倒是合適的。所以小崔那時一跟他說

，他就完全應允。在家裏擺的香堂，磕頭認子，對天焚表，很鄭重其事的，臨時還寫了一個祖宗牌位。老郭的祖宗跟老何的祖宗是一樣的渺茫不可追考。活的都可以馬虎，死的當然更什麼都將就了。

不過有一樣困難，就是客人的稱謂問題。平常跟老何是朋友，跟老郭也是朋友，現在老郭同老何成了父子，那麼只有跟老郭論朋友合算得多了。可是老何不幹。叫爹是爲了十幾畝地。叫叔叔伯伯爲什麼呢？

老何善於粧馬虎，對於客人，只是一笑視之，概不上口，在客人前，對於老郭，也是含糊其詞的，可是老郭却偏認真得很，非要把爹叫得清楚不可，他說：

「我活着他還不叫，死了不是更不笑了嗎？養活兒子就是爲上墳燒紙，看他這樣，我死了以後，他要把我裝在棺材裏埋了才怪呢。」

「這也不能，我說，有我們來人兒呢，他得敢，他不那樣辦，十幾畝地充公。是不是我說？」

「小崔這話倒是有理，有我們公證人，他絕不敢，他要那樣還有王法嗎？不過我看先給他說了媳婦，媳婦孝順，你也可以放心啦。」老劉有機會就是這輩子事。

老何雙隻手端了四碗茶，一碗是老郭的，一碗是老劉的，一碗是小崔的，剩下那碗，自己端着喝起來。

「什麼茶葉？媽的。」他這話不知是有心是沒心。

「我說小郭，剛才你爹說啦，說他死後，你未必上墳燒紙。我們可都替你擔保下了，到時候你要是不作臉，我們將來到陰間可沒法兒見你爹去呀，剛才我們說好了，你爹的主意，你要是不辦，我說，地可是完全充公。你聽明白了！」小崔是說給老郭聽的。

「那是什麼話？我老何，不，小郭，我小郭若不上墳燒紙，我不是我爸爸養的。我敢起誓，媽的。」

「傻小子起誓都不會起。」老郭說，「我現在倒有一個主意，這個主意是全都省事，我也放心，死也瞑目。」

「什麼主意？」老劉一邊掏出煙荷包一邊問：「是不是先給他說媳婦？」

「不：我這個主意好極了，是我發明的。——傻小子，你先給你劉伯點煙——這個主意呢，你們一聽，也不一定願意。」

「敢問有何妙計？我說。」小崔換一句文。

「我想是這樣！」老郭努力吸了幾口煙，然後又說：「人死了什麼也看不見了。要是活着來這麼一回，自己親眼看着怎麼念經，怎麼燒紙，怎麼開吊，怎麼出殯，你說這多麼有意思。」

「有意思固然有意思可是活着出殯，多麼喪氣呀？」小崔看老劉一眼

「什麼叫喪氣？反正人總有一死，先死後出殯，先出殯後死不是一樣嗎？比方到時候接三也接三，找和尚也念經，一切都跟死了是一樣的，出殯的時候，也抬着棺材到墳地裏，然後再抬回來，就等我一死啦。我死之後，就不必再接三開吊了，裝到棺材裏，抬到墳地一埋，完事大吉。這孩子也省心，我也醒目啦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

「那麼燒紙也是白燒嗎？」老劉問。

「不啊。在包裹上面寫明白了，寄到陰間銀行收，老郭存儲，將來我死了，到陰間銀行一提，他還得給我出利息呢。哈哈！」老郭算得真到家，小崔不覺佩服之至。

「告訴你們，你們也可以這樣辦，要不然死後兒子不孝，沒人燒紙，你在陰間受罪，最好是先寄了大批的去存着。現在作大官的不都是先把錢存到外國銀行去嗎？可是他們不知道外國銀行跟陰間不滙兌。還不如我老郭先給陰間滙去好呢。」

「好極啦！」小崔笑着說，「這個方法太好了。就這麼辦。」

老劉也贊成這樣辦，因為是想看熱鬧，老何也覺得這麼辦乾淨利落，這時雖然有點麻煩，可是老郭一死，把他一埋便沒有什麼事了。產業完全是自己的，沒人再來干涉，他喜歡了，笑着說：

「辦，媽的，明兒就接三。」

「混小子，」老郭說：「接三也得挑好日子，不能馬馬虎虎，人死了沒辦法，人活着爲什麼不講究一下呢？」

「對，挑個黃道吉日，我說，先叫小郭預備孝袍子等等，預備齊了一接三，挺好。我們一定來吊祭一番，我老劉掛塊幛子，哈哈。」

「幛子這個詞兒怎麼寫呀」老劉問。

「就照平常寫法，平時怎麼寫，現在也怎麼寫就成了。」老郭是主張一切均按照死人辦理。

「寫個駕返淫池吧。」老劉自以爲是多學。

「不，我說，瑤池。」小崔比老劉高得多了「駕返瑤池，不是淫池。」

「窖池更好」，老劉又自作聰明：「這是不行，到陰間窖池，還是抗煤去呀！哈哈。」

大家笑着，小崔和老劉辭了出來，老何送到門口，小崔向老何擠了一下鼻子，他說：「趁這時候撒個網，多收點份子，我說，也倒不錯。」

「死不死呀，媽的。」簡直一點找不着老何說這句話的意思在那兒。他說話永遠叫人摸不着什麼情緒。

小崔和老劉走了後，老郭便翻了翻黃曆，找到初四日是吉日，於是便定在這天接三，叫老何到鎮裏去印訃聞。老何便到門頭找了一家刻字舖。

「老郭死了嗎？」掌櫃驚呀的問。

「沒死，假裝死，媽的，這叫活人出殯。」老何回答。

「真新鮮，可是訃聞的辭兒怎麼寫呢？」

「照死套子就成啦。」

「我，我寫出來念給你聽聽吧，要是出什麼錯兒我可不擔什麼沉重。」掌櫃拿了一枝禿筆，蘸了墨，找了一張紙一邊寫一邊念。

「不孝男罪孽深里，不自殞滅，禍延先考——老郭的名子叫什麼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就寫老郭吧，媽的。」

「禍延先考老郭痛於中華民國某某年某某月——那一天呢？」

「初四接三。」

「初四、初三，初二，初二子時吧。」

「陪着辦。」

「壽終正寢，距生於前清光緒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某時，享年——歲數怎麼算呢？」

「

「怎麼寫全成。」老何真能將就，「人家死人還馬馬虎虎，這一個活人，怎麼說都成。他今年三十七。媽的。」

「今年三十七，那麼享年三十有七，可是，他還沒死呢。」

「准知他幾日死呀。就這麼寫吧。」

「好。不孝侍奉在側，親視含殮，按說可還沒殮呢。遵禮成服，嗚呀，底下可難辦了。」掌櫃的拿着筆寫不出詞兒來。

「怎麼難辦呢！」老何問。

「這個安葬怎麼說呢？」掌櫃的搔了搔頭，搔下許多屑皮來，忽然他看見對門的舖子貼的「先行交易，擇吉開市」的紙條，他想起來：「這樣吧，先行開弔，擇吉安葬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「好極啦，媽的。」

「底下寫孤子，不對，你沒有媽呀，寫孤哀子吧，反正老郭這輩子算是娶不上媳婦了。」

計開，擬好，老何便穿了孝袍子，到老郭至近的幾個朋友處去報喪，進門便向人跪下，磕上一個頭，人家見了他這個樣子，都不禁驚訝起來。有個跟老郭頂好的朋友，竟至驚訝得怔了。

「我爹死了。」老何有點故意驚人。

「噯呀，郭老弟呀，咱們這輩子可見不着了。你怎麼先走了哇，哇哇……」朋友還真哭起來。

「別哭，我爹還沒死呢。」老何又笑了。

「？」

老何把老郭要活出殯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看他那身白孝袍子，襯着他那張黑的鼻眼，真有點滑稽。於是朋友又破涕爲笑了。

「郭老弟這傢伙真有點怪像兒。」

開吊那天，也搭上靈棚，靈棚當中也擱着棺材，棺材前面燒着蠟燭，擺着供棹，棺材後面是一張床，老郭坐在床上。老何穿着孝袍子跪在棺材旁邊。

老劉和小崔一齊來了，哭是不哭呢，他們商量了半天，結果是磕頭不用哭了。進到靈棚，老劉先跪在靈前把烟袋荷包放在旁邊，便磕起頭來。

「來了就算了，還磕什麼頭。」老郭在棺材後面攛。

「那有不行禮的？」老劉一邊磕頭一邊說，「就盼着你說個好兒媳婦就得啦，那也可以接續香烟哪。」

「我說，我也得磕三個頭，」小崔等老劉磕完，他也跪下了。「就求你死了別拉我的替身就得了。」

「小崔這三個頭我得受。得啦，那邊入席啦：」老郭在後邊攛。老何多還了三個頭

老劉和小崔便走到那邊入席去了。

一會兒菜色蒼然，茶房彈沒厘，幾個吹喇叭的一齊吹起來。夾賓在前，喪主在後。兩個人抬着一個椅子，上面坐着老郭，一直送到野地，老郭看着黃紙的樓庫，車馬，錢包全都有了，心裏想到在陰間也會有樓房住，有馬車坐，真是活着不如死呢。

村子裏的人不都來了，一來看熱鬧，二來出份子，所以音非常熱鬧。一路上放着鞭炮，在那曠野山岡裏，濤聲可聞，喇叭吹得和鷄鳴調合在一起，顯得那麼天響。

到了廣場，孝子老何跪在當地，吹鼓手緊敲了一陣，遂焚起燒活來。一會兒火焰兩丈，頃刻便燒得灰盡，一陣旋風起來，把紙灰兒捲到半天空，團團搖搖的到老遠，大家望着起了一種空虛的感覺。

老郭安慰了！

大事已完，老郭不死而瞑目。這一回事，用了老郭一畝多地，老郭雖然有點心疼，可是爲了自己後事，也自安慰，以後，就慢慢享受那十餘畝地。

他對於自己知足，而對於老何便不大滿意了，他覺得老何應當仍就去作活，到終裏費煤，親生兒子都不應常閑着，那有認了父親反倒閑起來了呢？十幾畝地，一個人坐着

花，還能過一輩子，兩個人坐着花，不是幾年就得花光嗎？花光了之後，那還認什麼父子？誰都沒有產業，自然就沒有了關係，有這十幾畝地，還能維持父子關係的。假如十幾畝地花沒了，自己又受上罪，那豈不是和收兒子的初旨不合嗎？認兒子就是爲享福，不能認了兒子反倒受起罪來，說到那兒也說不通啊！這是老郭的人生哲學。

老何呢，他卻這和想：當兒子不過就是送終完事，現在後事已了，自己便應當享受這十幾畝地，倘若這十幾畝地仍舊由老郭享受了，那麼自己認爹是圖什麼呢？

兩個人的理由彷彿都很對，而全找不着其所以如此衝突之點。他們納悶，兩個人的目的都很對，但爲什麼却這樣相反呢？老郭不願意跟老何抬槓，他叫老何把老劉和小崔找來。

老劉和小崔也找不出他們兩個人所以分爭之點，並且認爲解決這個分爭是非常困難的。經過一會兒討論，老劉仍舊歸結到媳婦問題，他以爲媳婦可以解決問題的，他說：「還是先給他說個媳婦吧，有了媳婦，他自然得好好幹了。媳婦不能叫爹養活着是不？媳婦是他的，他就得養活，他要養活媳婦非下緊作活不可。這不是很明顯的道理

嗎？有了媳婦，一方面可叫兒子掙錢，一方面還叫兒媳婦伺候自己，這是多麼光明正大的事。認兒子不給他說媳婦。也實在不像個作爹的樣兒啊！那叫什麼爹呢？嗚！」

這不僅是老劉的哲學，這是一般人的哲學啊！

「這事兒完全託劉大哥辦理啦，用什麼就言語一聲兒。」老郭完全同意老劉的意見。

「我倒不是圖什麼，我完全是爲了郭氏香煙。」老劉的宗旨是非常正大光明。

「我說，喝喜酒那得有我，謝媒的時候，也得有我作陪。」小崔表示熱心贊助。老郭又把老何叫來，叫他先謝謝劉伯和崔叔。老何各作了一個揖。等到出來的時候，他送出村外，和他們一邊沿着小路走一邊說：

「我得說在頭裏，娶媳婦到沒有什麼，我可不能再下窖。拿媳婦哄我下窖作活，我可不幹，老郭的十幾畝地，就得由我支配了。不然他多合適，又有人伺候，又有人掙錢，媽的，他坐在家裏一享福。與其那樣兒，我自己說個媳婦自己養活着好不好，何必認他作爹呢？」

「我說，你別急，老郭死了，這十幾畝地也就是你的了嗎？」

「他死！姥姥也死不了，他才比我大不到十歲，他死了我也差不多了，合着十幾畝地完全給別人預備着了，況且他整天坐在家甲吃好喝好，越是這樣越走且死不了呢，我天天再爬在煤堆裏，還許死在他的頭上，我不幹！」

「可是這麼說」，老劉拿着煙袋在半空中搖了搖，「你死後你還有兒子，給你兒子留着也是好的呀。」

「兒子？媽的兒子，自己辛苦了一輩子給兒子幹了，我老何不幹這傻事。」

「我說」，小崔幫助老劉說：「你還沒有兒子，一有了兒子便知道愛你的兒子了，媳婦也是如此。你說你自己也能娶媳婦，可是誰給呀？人家給你，都是衝着十幾畝地呀。你沒有這十幾畝地，誰給你作媳婦，我說，誰給你作媳婦？」

「那不成」。老何仍是有點固執，可是又說不出什麼不成來，遠望那大道上，一隊一隊的駱駝慢慢走着，不管是多遠的路，總是一步一步不慌不忙的走。他忽然起了一個感觸：

「這樣幹，爲什麼呢？」

老何總想什麼都要垂手而得，就是費很大的力量，甚至犧牲性命都可以幹。只要一

下就能得到最高代價。他不願意日積月累的這麼幹，可是他又沒有什麼好主意能夠一下就得到最高代價。他之當兒子，就是這種思想，他不管老郭這十幾畝地是怎麼來，他想一當了兒子，就應當把十幾畝地一齊都拿過來。兒子當了，頭磕了，老郭的後的事完了，而把他畝仍在老郭手裏把持着，他不甘心。

老劉覺得這個問題太小，最當先的急務還是媳婦問題，媳婦一到手，萬事都好辦。人活着就是爲家，家就是人的歸宿，人一有了家，就等於有了寄託，就再也不過那流浪生活，所以家實是人生的目的。父子還不如夫婦，家裏非得有娘兒們才有意味。老何之所以不願意正經幹，便是沒有家的緣故。

這不僅是老劉的人生哲學，而是一般人道的哲學。老何那裏懂得這事？他料不到媳婦有這麼深的神秘。不過經過老劉的屢次遊說，心裏也有點怦然動了。

「娶個娘兒們試試看！」他是出於好奇。

「告訴你，娶媳婦的樂子，不僅是縫衣作飯，到時候你就知道啦。比方你白天累了，一天，回到家裏，媳婦一溫存，馬上能够舒筋活血，開胸順氣，靈極啦。」老劉宜轉媳婦的好處。

「怪不好意思的。」老何究竟沒有接近過女人。

「這有什麼不好意思？我說，你平常看了女人，要是好看，你不想多看她兩眼嗎？」

「看是想看，可是看完了，也沒什麼舒筋活血呀。」

「那你是沒有得到好處，要不然你是越看越愛看，假如她要再看你一眼，准保叫你不但舒筋活血，而且要骨軟筋酥。」老劉竟講到三味了。

「媳婦是媳婦，地是地，我還是把地弄過來。」老何始終不忘那些地產。

「我說，地要不要不是終久是你的嗎？你着什麼急？你起是要了過來，不是也得這麼過日子嗎？」小崔說。

「不一樣。這地，按好年頭兒說，一畝地打上兩個糧食賣上二十幾塊，刨去人工納稅，媽的，剩了多少錢？十幾畝地一年才收上一二百塊錢，够誰過的？一個人湊和了，養家帶老的，就不成了。並且年頭兒又不保准兒，趕上個壞年頭兒，就得餓着，賣地都不值錢，」敢則老何也有個算計。

「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」小崔問了他一句。

「我呀，把這地都賣了他，弄上一兩千塊錢，我也幹一個窩，媽的。弄個新的，倒個舊的，要不然加入股份，都幹。這個比天天措煤不強。你們看門頭溝這些窩，如果不賺錢，一二百個這麼開着？哼，老郭措煤措了快三十年了，他還是這麼樞門兒才落上十幾畝地。人家開窩的不用說三十年，三年工夫短不短，那個不視個洋樓汽車呀，所以說，有錢越有錢，沒錢的越沒錢。」老何不知從那兒來得這一套。

「可是一樣，那究竟是冒險。」老劉搖了搖頭。

「冒什麼險？地裏頭有煤，這是實在的，這又不是買彩票，講究煙運氣兒。」

「但是，我說，也得看財命，你要是沒那個財命，你不用想幹，也沒准兒，也許你幹好了，那就是你的財命了。」小崔是相信命運說的。

「沒跑兒！地底下有煤，有錢就挖，挖出來就是煤，煤就是錢。要是我自己掙的錢，也許不這麼幹。這放着白來的錢，爲什麼不幹？老郭反正也知道不是他的了，假如幹得真發了財，年年給他燒紙，他也樂意呀，媽的。」

「對，」老劉先贊成他的主張，「可是先把媳婦娶了，有人持內你就可以安心於外了！對！」

三 媳婦的用處

終久是依了老劉的主意，老何娶媳婦了。

女人是靠近永定河一個村落的農人女兒，長得也還中常，額前留着老玉米穗兒似的一排短髮，腦後梳着一個貼餅子大小的頭，穿的也很維新，長的紅色褲子，綠色麻葛短夾襖，襖的底擺是個弧形，當中長而左右吊起來似的。

她也看見過都市的摩登女人的裝束美，可是她不敢仿效那樣作，她以為女人在都市和在鄉村不一樣，鄉村女子，就得這樣才能算美。固然她有時看見都市女人的裝束，也覺得驚奇而羨慕，可是她以為自己要是穿上那個衣服，一定要被人家指笑的。不過她偶爾也作那樣旖旎的夢。

出嫁，她以為是女人生命中所應當有的過程，並且這個過程是一般人認為大喜慶的事。雖然自己將要離開父母而被拾到一個生人的家裏去，和一個不相識的男人在一起，不時的感到一種生疏的恐懼和羞赧，但是爲了父母的歡欣，只得懷着好奇而出嫁吧。

出嫁的那天，也是用轎子娶，爬山過嶺，差不多由黑間就發轍了。老郭家裏，自然又熱鬧一番。老何穿上新作的長袍馬褂，臉上的黑，越發顯得油亮，戴着一個新呢帽，

扣在後腦勺子上，見人就嘻嘻的作揖，

老劉的媒人，笑容，似乎比老何還多些，烟袋老含在嘴裏，小崔老是和媒人在一塊兒。因為媒人享受到什麼利益，他也可以沾潤一下的。

轎子落在門前，老郭家像烏鴉亂巢似的喧嘩起來，老郭坐在床上笑着，喊着，看着他，他也是沒有這個經驗的，一切的禮節規矩，都照了老劉的吩咐。老劉當媒人就當了多，而不如老劉多的多。

老劉太高興了，似乎人生趣味全在這個上頭，他支配着娶親人，新郎官，廚師傅，茶房，吹鼓手，甚至桌子底下的狗他都要踹兩腳。

老何有點暈了，他不知怎樣作好，老劉叫他拿了箭向着轎子射並且告訴他這是射「煞氣」，怕是新娘子帶來什麼煞氣於婆家——似乎稱公家為合適——不吉利，射完箭，又點什麼香，新婦人下轎，老劉告訴都忌什麼屬相，比方要是忌屬牛的，那麼屬牛的便不准進屋裏去，可是抬轎的不算。

新娘子頭上蒙着一個紅花的「蓋頭」老何看不見臉，可是他知道是女人，「女人！

「他幾乎叫了起來。老劉叫他們都坐在炕上，盤腿兒坐着，叫老何把蓋頭揭了去，老何像變魔術般的把蓋頭一揭，新娘子的臉露了出來，兩個紅臉蛋兒，一個紅嘴唇兒，老何吸了一口氣，心裏笑道：「老劉真有一傢伙，媽的！」

老劉的老婆也來了把新娘子由頭上到腳下都批評了，而且連連誇讚。老劉又叫人給新夫婦端上餃子來，謂之團圓飯，只准作個樣子，不准吃。外邊還有人扒着竈問：「上不生？」回答要說：「生」。如此將來才可以生兒子。

老何真沒想到娶媳婦還這麼麻煩，他覺得一套一套的像兒戲，而大家都那麼鄭重其事，把他也弄得嚴肅起來。

老郭沒有什麼親戚，新夫婦行禮的時候，先給老郭磕頭。老郭坐在床上，看着兒媳婦很什麼的。他感到自己這一輩子真冤枉，反而不如老何呢。

媒人也得受雙禮，老劉叨着烟袋，笑着說：「過年這時候，老郭抱個孫子了哈哈。」大家全都跟着笑，在這個場合，一句不可笑的話，往往也能引起大眾的笑聲來。

女人在作新娘子的時候，尤比平日覺得艷麗動人，這大概是一般人的心理作用。因為有這個心理作用，所以都覺得老何太幸運了，憑他那一點兒能娶這麼好看的媳婦？

夜裏，人都懷着一個寂寞的心各自行回家了。老何同新婦在一個屋裏坐着，煤油燈照得四壁都是紅的，被子，窗簾，門簾，擺飾，牆上掛着了對聯——小崔和老劉送的——都是耀眼的顏色，映着新婦的臉和衣服，着老何眼花擦亂起來。一對紅的蠟燭，和一盞長壽燈，組織成一團亂的光線，各處都映着影兒，老何竟至意馬心猿了。

在鄉間是晚得快的，許多人家是不常見燈光的，差不多一黑天就睡，所以新娘子嫁裝裏的鐘，雖然還不到十點鐘，可是大地早就寂靜得很了，外屋老郭的睡語和留宿的客人的鼾聲，陣陣傳進屋來。老何不知道自己怎麼會不困，而新娘子也彷彿坐一夜都可以的樣子。不困也得睡，不困也得睡，老何抓了抓脖子。

「該，什麼了吧，時候都十點啦，媽的！」

新娘子沒有言語，也沒有動彈，好像自己也不知道怎麼作才合適。

「我問你，你爹怎麼就會把你給了我了？」老何有點無聊，想找話兒說，反正誰全不困，等到困的時候，兩個人也就熟識了。

「我不知道呀。」新娘子第一聲，聲音又尖又細，聽着那麼悅耳，——悅老何的耳

「本來這句話問得就不合適，難怪她不知道。」這是老何心裏的話，沒有說出來，第一句砸了，再問第二句：

「你願意跟我不願意？」

這句話更難答，新娘子不言語了。本來這件事自己完全處於被動，自己那裏有什麼願意不願意呢？老何又沒得着答覆，抓了一下脖子。他想人類的話總有幾百萬幾千出句以至數不過來，可是現在爲什麼竟會找不出一句應當說的呢？媽的。

「困覺！」想來想去只有這句話最合適，新婦當然服從，於是兩個人的關係便實際的成立了。

第二天起來，老何比昨天還高興，丈人家裏接回門，雇了一輛棚車去了。見了丈人，也不知道說什麼好。丈人看見女婿這般高興，知道女兒大概不受什麼委曲。心裏也自安慰。當天，便留下女婿吃飯，爺兒兩個喝着酒。

「你這麼年青小夥子，老在家裏可不成啊，有工夫還是窩裏作點活去，年頭兒多可怕呀！」老丈人也是這一套。

「過些天我就可以發一筆大財了，丈人的。」老何覺得「媽的」兩個字不如「丈人

「兩個字文明所以特意改了一下。老丈人看了他一眼，他端起酒杯，一口就乾了，老丈人搖了搖頭，沒說什麼。」

新婦——小郭太太，怕老何喝多了，有失檢點的地方，招上父親不願意，自己跟着也不好台，她把老何的酒杯放在一邊，而給他放了一個饒去。老何拿起就吃，他無理會媳婦給他放饒頭是一種什麼用意。

「十幾畝地好好的過，自不是壞年頭，對付過得很舒服了。」老丈人感嘆的說：「創業容易守業難，別看你爹爹辛苦了一輩子，並且還弄下殘疾，置了這些地，可是你稍微一不謹慎，三年就可以花光了。」

「用不了三年，三個月我就能花出去。」老何彷彿向丈人誇耀，「這地，看一輩子，不還是這地嗎？咱們得想法子發筆大財。把這個地一賣，賣了錢咱們也開煤礦。」

「噯呀可使不得，那太靠不住。地雖然不多，可是究竟算產業，一賣出去，可就兩手空空了。那可使不得，使不得！」

「發了財再買地不是一樣嗎？」

「啊使不得，使不得！」老丈人連搖搖頭。

「這筆財是誰……」

「啊使不得使不得！」

「吃吧，菜都涼了！」小郭太太解這個僵局。老何吃得還是很香，絕不因爲老丈人不贊成自己的意見而生氣，並且他也知道絕不因爲老丈人反對而犧牲自己的意見。

「啊使不得使不得。」老丈人猶作尾聲。

中國人之富於保守性，是幾千年遺傳下來的，老丈人只是說使不得，又是又說不出怎麼使不得來，所以，不會得到老何的採納。老何對於他自己的意見，怎麼就使不得，他也說不出，結果是不再言語，可是心裏並沒有忘了這回事。

從老丈人家裏老何回到家裏：躺在炕上唱小調兒。媳婦給燒了茶，老郭有媳婦伺候，老何連看也不看，媳婦還伺候着自己，真是舒服極了。他感到娶媳婦倒是好受。

「八月裏，秋風兒，人人說涼昂，一場白露來呀，一場昂霜，小嚴霜兒單打呀，獨根的草嘔……」

「我說，」老郭聽了老何的歌聲，有點不耐煩，叫小郭媳婦說：「你去把他叫來，我跟他說話。」小郭媳婦答應着，走到老何屋裏，叫了他兩聲，他並沒有聽見，因爲正

唱的高興。她遂走了過來，推了他的腿一下。

「呱嗒扁兒甩子呀，什麼？」

「爹叫你，有話說。」

「呱嗒扁兒甩子呀，就在那蕎麥莖兒上啊，曖曖，厥矮曖矮，曖曖……」老何一邊曖曖着一邊走了出去。

「我說，都娶了媳婦，別這麼沒心了，叫媳婦看着也看不起。」老郭責備他說。

「沒有的話，」老何說「他敢瞧不起我？問問她去，連她爹都服我一頭。丈人的。」

「這都不提，現在媳婦也給你娶了，自己也得長點心胸，別老這麼在家裏呆着叫外人也笑話你呀。」

「怎麼辦呢？」

「照舊到窩裏作活，掙下點錢，留着你們兩口子將來過日子，不致於受罪。我這是一遍好話，以前我不大好意思說你，怕叫人家說，你瞧。老郭容不得兒子。現在你已經有了媳婦，自己也該明白一點兒。不用我來說了。」

「作活？多沒勁！我現在想發筆大財。」老何得意的說着。

「發大財？」老郭眼睛翻着，不明白老何的意思，他活了半輩子，也沒想到過怎樣發筆大財。

「發筆大財，一下就闊起來，叫你住洋樓，安兩隻假腿也能走路。」老何聽說過外國人能安假腿，並且跟活腿一個樣，許是裏邊有機器。

「真的？」老郭就願意聽這句話，他就感到他的腿不自由，有了腿，也可以娶媳婦啊。

「沒問題，媽的，」老何走過來，把老郭手裏的煙袋接過來：「抽一口。」

「你打算怎麼發財呢？」老郭的煙袋被他拿了去，並不以為忤，因打算聽他的回答。

「咱們也開煤礦。」老何吸着煙說。

「開煤礦？錢呢？」

「賣地。」老何沒敢抬頭，他知道要遭反對的。

「賣地？好哇，你這個敗家子兒，我早就料你不是個好兒子，果然你是想賣我的地

呀！我不要你，給我滾蛋，連你那口子一塊兒。」老郭真是氣急了，半輩子掙下的，叫他賣了，怎不急呢？

「你急什麼？媽的。」老何也把眼睛瞪起來：「你攆我走？休想！你當是我兒子白當了？頭白磕了？這十幾畝地不交出來你瞧瞧！」

「好哇，你，你，你要反，你，你把劉大叔找來！」老郭氣得說不上話來了。

「劉大叔，媽叔。你想找他，我還想找他呢。」

小郭媳婦一聽他們在吵，駭得連忙跑了過來，拉着老何往門外推。

「你瞧你，還要幹什麼呀？把爹氣壞了……」

「合該，我找老劉去，媽的。」老何往外便走。

小郭媳婦回來勸老郭：「爹別生氣！他就是那麼粗魯。」老郭氣得什麼似的，不過經小郭媳婦的安慰，心裏還平下一些去。他又想到假如老劉他們來了，應當怎麼樣和他說。把小郭逐出去，留下小郭媳婦，不像話。他們兩口子一齊掙出去，自己又覺得寂寞，媳婦是挺孝順的，怎好掙出去不要呢？他把這個問題想了十幾遍，也是不能解決。

「我說，怎麼又吵起來？」院子裏有人說話，是小崔的聲音。跟着老劉和老何都走

了進來。也不等讓，全都找個地方坐下了。「老劉剛才找我去，一死兒的叫我同他來看你，我說，剛走到一半兒，碰上他了，他說你們爺兒倆又吵架了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他們小兩口兒倒挺和氣的。」老劉是媒人，所以就管兩口子，兩口子不吵架，媒人就算作得很好。

「你們來好極了，這小子，我不能再要他了，氣我，非叫他給我走不可。」老郭仍氣着說。

「走？」老何把眼睛一稜，「走到好走，咱們得說說，我還得叫你走呢。磕了頭，把你也發送完了，你就得交地，把地交出來，沒你的事，你要是在家裏住着，還得看我們的好心眼兒。像你這樣，活着真沒大勁兒，不如活埋了倒舒服。陰間裏有你的錢花……」

「你就別說啦！」小郭媳婦直勸他不要再說了。

「我說，別着急，有什麼話慢慢着說，什麼事沒有一句話兩句話就說完了的。」小崔把老郭的烟袋拿了過來。

「本來，爺兒倆有什麼不可說的，必得臉紅脖子粗？」老劉也這樣勸着說。

「問他要打算怎麼辦吧，你們哥兒兩個聽聽，他那是人話不是？」老郭想用老劉和小崔的意見把老何壓下去。

「不用問他，我說，我就知道他什麼主意，那個主意，不成，不用說你這樣一個人，比你再精明十倍，他也幹不了。這事不是咱們幹的，咱們就是背煤的命，你硬要當經理，我說。不是那麼容易。」

「怎麼不容易？」老何把手一拍胸脯子，「有錢就容易。」

「呵呵呵呵」小崔一陣笑，笑得像母雞要下蛋似的，「胡說，你可太明白了，你想，現在這年頭兒，你以為有錢就能辦事？哼，告訴你，你有多少錢都叫人算了去完事，像你這樣頭腦，也比我強不了多少，連我現在都認命，爭不得，你呀，還是老實點兒好。我說，我崔大叔這全是一番好話呀。」

「別玩笑啦」，老何認為這是玩笑，「說出大天，也得把地給我，不用管我幹什麼，地是我的就算完啦。」

「不能那麼說，是不是？」老劉說：「大家都是爲了你好，你多咱聽過誰賣過地？要是賣地，誰不要笑話他呀。」

「那不成，賣地爲是發大財，發了大財還可以置，媽的。」老何是倔強到底。

「我說，」小崔說：「什麼話都得好好商量，鬻那麼大氣也沒用，咱們合起來商量一個，一個，什麼，我說，一個妥當辦法。是不是，誰也別虧了誰，大家都得着利益，這才成呢。也別說地是你的，也別說地是他的，也別說地是本人的，反正這地是大家沾光。其實你要賣地，也是大家爲好，誰不願意發財？不過得想個穩當的辦法。我說，我現在有個主意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又裝了一袋烟。

「吃吧老郭？」

「不，老弟你先抽吧！」老郭是想小崔出什麼主意。」

「你要不抽，我再來口。我說，我有個主意。你賣地，不也是爲的是錢嗎？這樣，郭大哥是不願意賣地，可以給你一點錢。比方地一共多少畝，分成兩分，一分算他的，一分算你的。算你的這地，也不能賣，由你爹給你按價變成現錢給你。現錢也不管他怎麼弄，他願意賣地就賣地，不願意賣地，由他去想法兒籌劃。我說，想法兒籌劃，或是典，或是借，後來再說。把錢給了你，你愛幹麼就幹麼。要是發了財，那是更好啦，要是花得精光，可也不能再向你爹要個錢了，他的地，叫他養老，你還得想法掙錢。你們

說怎麼樣？」

「這個主意不錯，我贊成！」老劉覺得這個主意不錯。

「也好，」老郭也表示允諾之意。

「幹，媽的。」老何也以爲別無良策。

四 老何的經濟

秋雨淅瀝，寒意侵人，老郭都穿上棉袍了。坐在炕上，靜靜的想着。他活了一輩子沒有離開過門頭溝，至多到鎮裏玩一玩，他沒有進過城，沒有看過街市的熱鬧。出個份子行個人情，已經是高興的了不得，難得之盛會了。

他看見過火車奔牛也似的跑；他看見過洋客裏的機器軋軋的亂動；他看見過運煤的汽車，飛一般的鑽入塵土飛揚中而不見；他看見過洋客的外國人吃着那綠色的呂宗煙；於是他想像城裏的情形，除了以上這些外，還想到街市上也走着由門頭溝進城這些人。他想不到城裏的唱戲的身分和要人一樣；他想不到剃頭匠也穿上洋服而調戲婦女；他想不到都市的女人也有性慾；他想不到都市裏每天要死人，而且死在脫陽，死在自殺；死在汽車底下，他想不到都市裏的人每天喊着「救濟農村」；他想不到的事太多了。

因爲他想不到，所以他才能一個人坐在炕上，聽着雨聲，靜靜的呆着，從今天到明天，從明天到後天至於到將來永遠。他沒有悲哀，因爲他沒有快樂。過去的事，都是機械的生活，引不起他的詩意的憧憬。

他以前也曾想着娶妻生子，立個門戶，代代相傳下去，誰料他竟先成了殘廢，成了殘廢，也還沒有苦惱，自從認了老何作兒子，娶了媳婦，自己的後事也辦了，他更滿足了。這次老何要賣地，他先恨生氣，後來想到老何也不是自己親兒子，何必那樣給他留着呢？

所以他把地賣了一半，把錢給了老何，自己也留了一些，當着中人，立了字，一切都辦了。

老何拿了錢，自然非常喜歡，可是他又知道應當怎麼樣去用。他想自己開窩，又不知怎麼開法。冒着雨，找到各煤窩去打聽。

老郭也不管他，反正這幾錢他花完了，也不能再和自己要，第一他要真幹起來，發了財，也倒不錯。本來聽見許多人發財的，其出身也不見多高。

「那誰呀，燒水了嗎？」老郭叫他的兒媳婦。

「您要喝，我就給您燒吧！」小郭媳婦走進來對他說。

「燒一點兒吧，天兒真涼了！要不然這樣吧，有剩茶給我倒一碗也可以。」

「不大熱了。」

「溫和就成。」

小郭媳婦給他倒了一碗，他喝了兩口，又把煙袋裝了煙，叨在嘴裏，媳婦給他點煙，可是洋火越划越不着。

「一下雨洋火就反潮。」老郭說：「哈一哈就成了，現在洋火真貴，一分多一盒兒了。保險的更貴，聽說五分錢一盒，真是要命。一根洋火棍兒都是錢哪！」小郭媳婦沒有言語，把煙給他點着，老郭抽了兩口。

「他上那兒去了？」老郭又問。

「誰知道？他也沒告訴我，他就說到窩裡問問，也不知問什麼。」

「他跟你說什麼來着？他打怎麼發財？你看靠得住靠不住。」

「我那兒知道呀，他倒是時常說，一下就能發筆大財，上次跟我爹還說來着，可是我爹直搖頭。不樂意的樣兒。」

老郭沒得着要領，他也不知道老何葫蘆裏賣着什麼藥，他簡直測不透老何是怎麼一回事，也許老何有魄力，要不然不會當我的兒子。

「他的錢呢？」老郭問。

「他自己拿着。」小郭媳婦又回答。

「這孩子，」老郭嘆了一口氣，「簡直是胡來。開煤窯容易嗎？他什麼世不懂。我活了這輩子，都耗在窯裏，咱們雖不機靈，可是日久天長，咱們也懂得不少，回頭溝一帶，大大小小的，多少煤窯，也有開到現在的，也有隨開隨關的，也有挖了沒見煤就關了的。誰也不見得比他這孩子傻，可是人家都有得沒幹好，他就成了？問問他有幾個腦袋。這是鬧着玩兒的哪？你也應當勸一勸他，他要是討了饒，你也得跟他一輩子，他拿着那麼些錢，你也不問一問。現在這年頭，壞人太多，你們那兒懂得？」

他吸了一口煙，又吐出餘縷，輕輕的由窗隙颺出屋外，雜在雨絲裏不見了，他望了望窗外的天空，小郭媳婦也望了望天空。什麼也沒有看見。回頭又看來郭，一個黏蠅，彷彿飛不動的樣子，落在老郭的鼻子上，揮之不去。老郭用力一擊，蠅子飛到頂棚上去了，老郭的眼淚流了出來，拿手巾擦了擦，又接着說道：

「壞人太多。咱們又沒有知識，看不出那兒有煤沒煤，人家一測量，就知道那兒多深，挖下去就有煤，人家全有譜兒，咱們找人家得聽人家的，他說，這兒有煤，你拿錢吧，就往下挖。陸續着把你的錢花完沒啦，煤還是沒見着，他問你還挖不挖了，挖就拿錢，沒錢就算啦。你沒有錢，只好就算了吧。結果他又拿出錢來挖，挖不到兩丈，見了煤啦。合着他拿你的錢開了頭兒，你給他自墊了許多錢。吃虧咱們不虧，看不出來，沒辦法，人家有洋知識，你就得受人家的支使。」

「人總還是命，沒那個命別強求，有那個財運，不求就來。可是像咱們這樣頭腦，真要是發了財，也真辜負那個財命。咱們這一輩子，沒託生在有錢的人家兒裏，就是造定的窮命。你想，人家託生那麼好的人家，有那麼些錢供給他念書，又有那麼些富餘錢行好事，念佛燒香，再不發財，那就不是老天爺的意思了，咱們生在這個地方，就是罰咱們受苦累來了。咱們要發財，人家活着多麼冤呢？再者說，人活着有窮，就有富，自古以來，也沒聽說過，是個人都闊，世界上沒有窮人，辦不到，命不一樣。我現在就想開了，像我這樣一輩子，不餓死我就念佛，老老實實的過活挺好，別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一口痰上來，咕嚕一下，湧到舌頭上，然後用力一啐，啐到牆角，由牆

角兒往下滴達。

「別強求！你爺們是昏着腦子，一死兒見要跟人家一樣幹，那哪兒成？人家到過外國，人家看過多少市面兒，跟人家比？這要是錢都叫人家騙了去，也是應該的。窮人的錢，就是人家預備的。你就說洋富的機器，嘩啦嘩啦，一天多少噸弄上來，像咱們一筐一筐的背，累得昏頭轉向，一個月也沒有人家一天的多。你說不服人家，成嗎？」

老郭的牢騷，越說越沒完，他還以為他這些話是最公正無比的了，即或是比他精明，比他命好，及對過外國市面兒的，都要承認他的話是對，他還以為自己看透了人生，簡直是洩露天機。可惜小郭媳婦聽不進這套道理，她的智慧還在老郭以下。她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，有知識和沒知識的區別，她以為人類都差不多，張三和李四不都是一個樣嗎？她對於老郭的話，知道是對，可是不知怎麼就對啦。她始終沒有言語，她也不問一問自己的腦筋，對於這事應不應有個考慮，她完全把自己的命運付給了男人的了。

雨下得緊了，在詩人們多少要感覺着淒涼，可是老郭却說：「倒黠兒酒喝！小雨兒淋淋，燒酒半斤。」

老郭自辦了兩同事，酒存得還不少，門面溝的二鍋頭，還是非常的有力量。他不大

能喝，可是有着數餘酒，爲何不喝呢？下雨的天兒，正好喝酒。

「熱一熱菜吧？」小郭的媳婦問。

「不用熱菜了，把那個魚頭拿來吧！酒熱一熱也好。」

小郭媳婦走了，老郭坐在床上，拿起一本三國演義來看。老郭稍微認識些字，三國演義重雜着許多文言句，他也是看不懂，不過他有時候聽別人說過，拿聽的記憶裏，找書上的回目，這樣看下去，也還馬馬虎虎的衝下來。

「孔明要是生在現在，洋窩也不是他的個兒。」老郭崇拜古人比崇拜洋人強的多「飛機？算老幾？孔明登壇一念咒，飛機就得落下來，孔明多大能耐。可惜，現在也不是怎麼回事，就沒個孔明出世。」

小郭媳婦把酒燙了來，除了一個魚頭，還撥了一碟兒辣丁醬。用一個盤子，放在他的面前，筷子、酒盃，都放好了。老郭端起酒杯來，喝了一口，香甜有味，夾了一個毛豆放在嘴裏，一邊嚼着向着頂棚望，那勁兒透着足。

小郭媳婦出去燒柴鍋貼餅子，因爲捉摸老何快回來了，老何回來就得飯堵嘴。黃的樹葉子，落了滿院，被雨點砸着黏在地上，房簷端，半天半天才垂下水珠兒，

那珠兒漸漸的由圓變成長圓，終而像一條線也似的落下。柴鍋附近藏着的蒼蠅，因為熱氣，又飛翔着，黏着各處。

老何回來了，醉熏熏的，後面還跟了不少人，都是剛下了窩，老劉小崔，都在裏面。

「我說，這個雨下得真透着涼！」小崔看見熱鍋了這樣說。

「別作飯了，」老何對他的媳婦說：「我吃啦，你作你的吧。給燒點水來。」他們一羣都進到屋裏，老郭正喝得高興，見他們進來，便讓喝酒，大家客氣一陣子，便一擁到裏屋，嘩啦一聲，老何把牛牌往炕上一撒，他先脫鞋上了炕，其餘的人便圍了一個圈子。有的盤腿坐着，有的搬個凳子坐在地上，有的爬在炕上的，小崔見老郭正在喝酒，先過去把他的煙袋抄起來道：

「我說，喝點兒酒倒是不錯，煖一煖身體，天兒透着涼。這是什麼？魚頭。不錯，我說，不錯。」

「喝點兒！」老郭讓他。

「不，我抽口煙兒吧。你的煙我老覺得比別人的好。」

「這孩子拿了錢，整天不知幹什麼，他說他能發財，倒是怎麼發財，我想聽一聽。他都怎麼跟你說的？」

「別聽他的。」小崔抽着煙「他簡直馬馬虎虎，一點兒准譜兒沒有，他跟我說的也不過是開審，可是怎麼開法，他也沒個主意。況且這兩個錢兒，別說開審，連個手續都辦不完。他那一成？」

「這孩子簡直是荒唐，拿着錢一賭，兩天不就賭光了嗎？」

「誰說不是。現在就賭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拿着兩個糟錢由他去吧。贏了就多耍幾天，輸光了，他還有什麼說的？反正還得回審裏幹活去。這也是命，就不用管他了。早晚也得給他，早結帳不給，花沒了，他也就老實了。」

「這也是我的命該如此，收這麼一個敗家子兒。」

「可不是。」小崔點着頭，「可也別說，你的後事等等全已經辦了，也沒有什麼可掛慮的。由他去吧！反正他把那兩個錢花沒了，也就沒有王意了。」

小郭媳婦把飯作得，端了上來，貼餅子挺熱和的，老郭說：「來一個怎麼樣？」

「吃過啦，剛在鎮裏吃的，」小崔略欠了欠身。屋裏一陣喧嘩，震的屋瓦都直落土

，老何的聲音最大：「莊家吃通。媽的！」小崔一聽，便跑進裏屋來。

老何是莊家，一邊擺着牌一邊嘴裏念着：「四到底，二牌自己。看着吧，這回莊家又贏通兒。」

老劉是天門，輸了好幾回了，可是也沒有輸多少，因為人家都兩塊三塊的下注子，老劉只是兩毛兩毛的，還是分四道攔着。他看着人家好幾塊的輸贏，心裏也未嘗不羨慕，可是自己總是捨不得這樣拿。小崔進來說：「我下兩毛錢的軟通。」他是和老劉一個樣的吝嗇。

牌分到老劉手裏，老劉拿着有點發顫，小崔說：「我給你看看一張。」老劉便遞給他一張。他自己的那張牌，在手裏來回摸着，摸得出了汗，把那張牌洗了似的。

「怎麼樣？我說。」小崔竟等着他叫牌。老劉把大拇指按在牌上，舉得挺高，另外一隻手還遮擋着，彷彿怕透光。那大拇指慢慢往下抽，牌上的點兒。一個一個的露出來，一看是個虎頭。

「七八不要九。」他喊了一句。

小崔使勁往炕沿上一拍，兩個一看，却是個「三兒六」。

兩個人看涼了，誰也不再說話，把牌往炕上一切。這回莊家，又是吃通。

「我說，莊家兩回吃通，這回一定是閉十。天門可以多下。」小崔鼓着老劉的湧氣，「來就是來大的。」

「對，頭道一塊錢，要不然五毛錢一道的兩道。」老劉這回下了狠心，以為這回決有贏的把握。押牌九須要有眼光，准知道這回莊家一完不成了。

莊家把骰子一擲，是個五，於是：

「五，莊家輸得苦。」

「五自手，閉十拿到手。」大家紛紛說着。

老劉拿到了牌，他說：「這回我自己看吧，你的手氣不好」。他把兩張牌疊起來，一看上面那張是個二四桌上，不禁大喜。

「叫三丁兒。」小崔在後邊喊着。

「老劉把上面那張牌，慢慢往下抽移，底下那張牌露出一半來，一看是個二，老劉的笑容簡直斃不住了，他回頭說：「怎麼樣？」

「再看那頭兒。」小崔着急的說。

老劉又把牌倒了一個個兒，又從那頭兒抽起，小崔在後面用力：「么！么！么！」露出來一看，却是個二。老劉氣了，把牌一摔：「真他媽！」

老何又吃通兒，面前堆了好多的鈔票。他想到來錢，還是這樣容易。坐在這裏，沒有幾分鐘，十幾塊進來了。比肯煉強，強得多，敢則！

錢來得雖然容易，可是去得也頗不難，老何的錢，由整化零，由零漸漸化爲少了。夜深了，屋裏冷起來，老郭早由小郭媳婦扶他躺在，蒙被睡去。小郭媳婦沒有地方睡，便冷清清的座在一條凳上打盹，屋裏一陣喧嘩，便把她驚醒，看看沒有事。又聽老郭的鼾聲大振，想到喝酒到有這點好處，不管多吵，總能睡着，她打了一個哈欠，又昏迷思睡了。

老何輪得有點上火，老劉轉過運氣來，烟袋含得始終不撒嘴。小崔跑到外面，又把老郭的煙槍抄起來用。看小郭媳婦一個人坐在凳上打盹，便道：

「外屋挺冷的，我說，您還是到裏屋睡去吧，靠着炕邊兒，蓋上被窩就睡了，這樣睡再凍着。」

小郭媳婦在夢裏好像聽見有人說話，醒來一看，却是小崔在跟她說到屋裏睡。她打

了一個寒噤，站起來說：「我不困，覓個盹兒就成啦。」覺着空氣到是冷多了，她走到院子，看看各處有什麼沒有收起來的沒有。雨是住了，而一塊一塊兒冷雲，有時還把月亮遮着地上很濕，顯得冷氣四圍襲來，她冷得發顫，遂又走進屋來，仍舊坐在凳子卜盹。

生在中國作女人，那真是可憐極了，可是每個作丈夫的都不覺得她的妻子可憐，而作妻子的也不以為自己可憐。有不願意受罪的，便去當妾，作妓女。其實她不知妾和妓女一樣是可憐的啊！

「那誰呀！」老何叫他的媳婦，「你到是給燒一點水兒呀。老是困！」他輪上火兒來。

「我說，王可不早啦，明天還有作活兒的呢，我說，咱們不如散了，明天再接再厲。小郭的運氣不大強，背上來啦，歇一歇好，明天轉過來再耍。輪乾了就没意思了。」小崔看了老何的錢，沒有多少了。惟恐怕他輸光了急，或是跟自己借，所以他支着明天再來，自己贏了不少，也該保守保守，別再貪多了。

大家也因為贏了錢，可以走了，適可而止。古有明訓，遂不告辭走了出來，一邊點着錢一邊揣在懷裏。老何眼着自己的錢都叫別人揣走，心裏十分不舒服，然而也沒有

辦法。

「喝，外邊兒挺涼呢！」老劉把錢放在裏邊的衣服兜裏：「雨到是下不了。」

「我說，明天見，明天還來。小郭得撈一撈。」小崔給老何一個安慰。

老何把大家送出，回到屋裏，看老郭睡得正香，媳婦在舖被窩。他有點慚愧。也有點氣。

「你是輸了是贏了？」小郭媳婦關心他的錢。

「輸啦，媽的！」老何有點懊喪。

「輸多少呵！」

「輸了就輸了，你管這些事幹麼！真他媽！」老何把沒有輸盡的錢，揣坐懷裏，躺

在炕上，想着明天怎麼往回撈。

「爹剛才說了半天。問我，你這些錢都幹什麼用。我也說不出來，爹看你要錢，他不高興，知道你贏了，他還睡得着，要是知道你輸了，他沒准兒怎麼心疼呢。」老何聽心裏越懊喪，可是他想着明天一下就撈回來，撈回來就不幹了。

「那錢都是爹不容易掙來的，一天……」

「別費話了媽！的！」老何是自己有錯不喜歡別人說，反正自己知道是錯兒就得啦，何必你來說？一般男人都是這樣，而作妻子的總是絮絮叨叨，深怕丈夫不明白自己的意思，而不知越說越勾引男子的火兒，結果脾氣暴發起來，雙方衝突了。

小郭媳婦聽了他的話，自然不大喜歡，她以為對丈夫這樣的好心，而竟挨到丈夫的罵，真是委曲極了。於是臉上便顯出不快活的樣子。

「我告訴你，你還是別不高興，他媽的！」老何本來瞥着火兒。

「少這麼媽，媽的誰全有媽。」媳婦的意思是你要罵，就是罵你呢。媳婦雖然老實，但是口頭上不願意吃虧。她受苦受累全都認了，可是名譽上不能受侮辱。

「我偏沒有媽。」老何會找出一句俏皮話兒來。

「沒媽你由那兒來的？」媳婦簡直是堵火兒。

老何不能忍耐了，過去就是一拳，打得媳婦哭喊起來，老郭被吵醒了，問怎麼一回事，媳婦說：「他輸了錢還打人。」老郭一聽他輸了錢，立刻轟的一下子，氣得要炸了肺，他要爬起來罵老何一頓。老何輸錢還怕人家說，媳婦偏給說出來，他有不急的嗎？

「輸錢沒有輸你們家的，你說不着。」

「我跟你，我就要說。」

「你跟了我？我不要，咱們自由離婚，媽的！」老何不知在往那兒學了這麼一句新名詞兒，老郭一聽，更氣得哆嗦了。

離婚？哼，轎子抬來的，就得棺材抬出去。既姓了郭就不能再姓別的。「媳婦是容肯被打死，受一輩子折磨，她也不願意離婚，離婚是名譽的侮辱，再給她多大幸福她也不去享，要出郭家門兒，非仰巴脚兒出去不可。」

「你姓郭呀，我不姓郭，我姓何。」老何故意逗氣兒。可是老郭却氣得說不上話來。「你，你，要幹麼？造反是怎麼看？你你還要說說什麼？你趁早兒給我滾！」老郭說完直哼呼嚕的。媳婦連過忙去給他搥背。

「滾好，請我來的，憑這麼一說，就攆我出去？」

「我姓郭，你姓何，這是姓郭家，哎呀！媳婦給我倒碗水，我胸口堵得慌！哎呀！」

「沒有熱水，爹，」

「哎呀！」

「這是姓郭的家？別他媽往臉上貼金了。」老何讓起來：「姓郭的家早搬到陰間去啦。想家呀，趁早兒走！」

「你別說了，」小郭媳婦在外屋嚷，「爹都變了顏色啦，氣得盡剩了哆嗦了。」

「你，你，敗家子兒！我……咱們陰間說去。」老郭以爲只有陰間還可以管這閒事，心裏略能平些，說出這句話來。

「死不死呀你？」老何並不放鬆口氣，覺得陰間不足以爲懼，反正沒親眼看見，什麼叫閻王呀？

「你還說，爹閉過氣去了。」小郭媳婦彷彿要哭。

「死了倒好，死狗一條，埋在地裏完事，死了也是臭一塊地。」

老郭雖然閉過氣去，可是耳朵還聽見，只是口不能言語，全身動彈不得，老何一套罵，一下就氣回去了，

「噯呀，可不好了，涼啦！噯呀我的爹呀！」小郭媳婦哭了起來。老何本沒想到他死，可是心裏却是希望他死，現在真個死了，又不免略有所動，而他並沒有走出來。一聲不語，一邊聽着媳婦哭，一邊想着財產怎麼處置。小郭媳婦哭了一會兒，也沒有人勸

，看着老郭躺在那裏又駭怕起來，連忙走進屋裏。

「你連管也不管，倒是怎麼辦呢？」

「不要緊，明天我找老劉去，任事兒全都辦啦，反正裝在棺材裏一埋，先請好的，誰也說不出什麼。叫人看看不是咱們害的就完啦。」

「我駭怕！」媳婦不敢向外屋裏看，閉着眼就彷彿老郭的臉在眼前動呢。

「人死了，就完啦。陰間未必有沒有哪。」老何解她的寬心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老何叫媳婦看着尸身，他去找老劉。媳婦不敢在屋裏待着，在近大門的院子裏，搬個小板凳兒一坐。

老何找到老劉。

老劉正在家喂騾子。——老劉真是個寶貝，他有錢全捨了駱駝騾馬之類每天運煤到城裏。他是一個接近都市的人，所以他腦筋比別人多轉了一個灣兒，然而還轉不到家，不過在鄉村裏總算多知多得的人了。

他時常給城裏的大宅門兒送煤，所以和大宅門的門房，厨子，老媽子。愛說話的北京老太太：非常說得來，因而都市人的生活，也就明白了許多，不過所謂都市人，僅僅

是他所見到的這一極小部落。那些奇奇怪怪的社會。他還不大清楚，不過他總以為也不過如此吧。

別人都以為有幾個人好吃大煙，吃大煙多半傾家敗產。他却知道比這更進一層，他知道有錢的還故意教他的子孫抽煙，抽上了癮離不開，省得往外跑胡花亂費，如此反而能把產業守住了。他佩服都市人的聰明，想得這樣遠，這樣繞彎子，不怨得人家有錢！

他羨慕都市的人，瞧不把鄉村的人，可是知願意在鄉村裏住，不敢在都市裏住。因為鄉村裏能够弄錢，在都市裏他不知道怎麼弄錢，他以為都市人的錢，都是自己造出來的。並且在鄉村住自己可以算是聖人，在城市裏住算得了老幾？

老劉的門戶，在鄉間總算可以的，兩面牆抹得很新，是別人給刷的，而且一邊四個大字「點美孚油」，一邊是兩個大字「仁丹」。由老遠就可以看見。村裏的婦女，先還不知道是作什麼的，以為畫這個是可以避狼呢。

「喝，真早班兒呀！」老劉見了老何說。

「早，媽的又出了事。」老何說。

「什麼？」老劉驚訝的問，「媳婦的事？」他總是關心媳婦，

「老郭死啦！」老何真乾脆，

「怎麼？昨天還好好的，」

「昨夜裏喝酒喝多了，睡着了覺又着了涼，大概是，媽的一聲兒沒言語就了條貨
啦，」

「怎麼辦呢？」

「還不是裝在棺材裏，一埋完事？」

「不成吧？」

「先說好了的，不是經也念了，紙也燒了……」

「那倒沒有關係，那愛怎麼辦就得怎麼辦，這真死了，就得報官，官批准了才能埋

「那就報他一下就成了，」

「可是官家不能一報就准，」

「那怎麼回事呢？難道硬說沒死？沒死說死，死了又說沒死，這倒不錯，哈哈，」
老何以爲這挺可笑，

「不是那們說法，官家是拿陰陽的殃榜作憑，有陰陽的殃榜，他才認可，」

「對啦，媽的我倒忘了，就叫陰陽開個殃榜就成啦，」

「請陰陽開殃榜也不是一說就成，」老劉有點故意恐嚇他，

「怎麼？」老何真不明白了，

「陰陽也得看這個人怎麼死的：如果要是橫死的他不管開，死得不明，他要是開了，他擔罪過的，」

「氣死的他也看得出來嗎？」

「怎麼看不出來？這一說老郭又是你給氣死的了？」

「沒有，喝酒喝多了，喝多了鬧氣，誰理他啦？」

「不管怎麼着，得請陰陽去，」老劉，似有要錢之意，

「好吧，那裏有十幾塊錢，請陰陽連報官，帶找四個抬棺材的，抬到地裏一埋，完事，」老何掏出十幾張票子來遞給老劉，

「別，我給你墊上吧，你要用錢，」老劉一邊接錢一邊表示客氣，

「我倒不用錢，我那兒還有幾畝呢，這幾畝地我也不想種他，種地沒勁，你說怎麼

好一點？」

「進屋裏說來吧，別站在院子裏，屋裏喝碗茶！來！」老劉是沒有利益不會往屋裏讓人。

老何走進去了，看見他屋裏的擺飾，自己覺得有點拘束，老劉叫他坐下，給他倒了
一碗溫茶，說：

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

「我沒主意呀！」老何說：「賣地拿着錢什麼也不能幹。開窖是不夠，幹別的又想
不出來幹什麼來。」

「我倒有個主意。」老劉把煙點着了說，「你跟我學，拴上十幾個駱駝，每天運煤
到城裏，你也費不了什麼力氣，就是地下溜達，並且累了，拍，騎上駱駝，又自由又沒
人管，比在窯裏作活不強嗎！並且地是死的，牲口是活的，你愛帶牠上那兒就上那兒。
並且你就此也可以到城裏頭看看，高興就在城裏住一天。並且城裏的妖姐兒真漂亮，並
且……」老劉一時再想不起來還並且什麼。可是老何聽得已經眉開眼笑了。

「得，聽你的！」老何下了決心。

「再坐一坐，忙什麼？」老劉說。其實老何並沒有走的意思，不過經他一說，又不意思的不走了，並且看看也就快到了吃早飯的時候，也該走了，老劉是不會留人吃飯的。

「回見！」老何起來就走。

「媳婦在家等着你呢。哈哈。」老劉還開個玩笑。

五 愛與慾

老郭埋了之後，老何果然依了老劉的主意，拴上幾個牲口駱駝，白天運煤到城裏，晚上便賭錢。

運煤的時候，有時老劉同他一塊兒去，道路上談談唱唱，也頗不寂寞，老劉並且又帶他進城到天橋兒去了一路，從此老何便真愛進城了。不過老劉有時就不同他一塊兒去，乘着他進城，他到老何家裏照料照料。小郭媳婦一個人在家，老怕有人欺侮，有老劉天天來照料，真是喜歡不盡。

晚上賭錢，或者是老何把角兒約到自己家裏，或者是負責遠征。不過他晚上出去，剩下媳婦一個人，也有點害怕，一到晚上，她老覺得那個床上還躺着老郭似的。老郭臨

死的一剎那，她完全看得清楚，所以這個印象磨滅不掉的，幸而老劉每天晚上來，一來是幫着照料，一來是陪着媳婦怕她害怕。

媳婦真是感到老劉是個大好人了，從老何作子，一直到娶妻，葬父，都是人家老劉給幫忙，到現在人家，老是給照料着，一說天下怎麼沒有好人呢？像老劉這樣就實在難得。

這天老何又出去了，老劉又走來，媳婦忙着應酬燒茶。

「我自己帶着茶葉呢，你沏這個吧，這是由城裏帶來的。還有兩包，送給你的，可以嘗嘗城裏茶葉什麼味兒。別叫老何知道，他不配喝這個茶葉，哈哈！明兒想什麼吃的，我可以由城裏給你帶，有錢不能叫他一個人享樂。是不是？」

「謝謝劉伯伯，還虧記我們，這樣受累已經幹麼的了，」

「以後可別叫我伯伯，老劉挺好，老何不是叫老劉嗎？你麼這樣叫我吧！」

「喲，那怎麼好意思呢？」媳婦樂了。

「沒有什麼，老郭在看，那是沒有辦法。現在咱們平稱倒有意思。以後我就不拘束了。是不是？你看咱們年歲都差不多，沒有那麼論的。老何這兩天輸贏？」

「他倒是有輸有贏，輸的時候多吧，他要是贏了，必要跟我說什麼手氣好，怎麼贏錢，非常高興，他要是回家不言語，垂頭喪氣的，問他也不理，那他一定是輸了。不高興的時候多吧。慫有工夫勸一勸他，別叫他這麼胡賭錢了。」

「誰說不是？我時常勸他，他總是不改，你說有什麼辦法？慢慢來着，俗說勸賭不勸嫖，勸勸也就成了。」老劉抽上了煙，媳婦給燒了茶。

「慫猜怎麼着，」媳婦說：「我這幾天老害怕，到了晚上，我爹彷彿老有個影子在眼頭裏，我簡直不敢出去，上躡茅房都處處憚憚的。」

「不要緊，你要是不敢去，我跟你去。」老劉這話，表面兒上冠冕堂皇，不管裏面是什麼意思，可是表面上不能不感謝他的好意。

夜深了，老何還回不來，老劉把街門關好了，進屋裏又跟媳婦說話兒。媳婦有點困，坐在床頭上打盹，老劉說：「乾脆你就睡吧；我一個人等老何，你不上茅房嗎？」

「不去啦。」媳婦說完，便倒在炕上，順手把被子一拉，她感到老劉真是個好人，她駭怕，她寂寞，却有老劉前來幫着看家，他又對待自己這樣好。她不懂什麼叫安慰，她覺得老劉是好人而已。

媳婦剛要睡着，老劉咳嗽了一聲，又把她驚醒了。

「慫要困慫也歇着去吧！」媳婦說。

「不，」老劉說：「我越到夜裏越有精神。城裏頭的人，差不多都拿夜裏當白天，拿白天當黑夜。比方我一早兒起來，從這兒運煤到城裏，差不離就快晌午啦，可是住家裏的人還沒起呢。有的起早一點兒的，才剛剛嗽口。」

「呦，那夜裏作什麼呀？」

「喝，在城裏頭那玩藝兒可多啦，老太太約手兒打牌，無線電整夜的開着，你沒見過無線電吧？那是外國人興的，真鬼，一個小方木匣子，裏面來回來的纏了許多的鐵絲子，再按上電燈泡子，一拈，他就響了，你想聽什麼，各什各樣的，什麼唱大鼓的，唱戲的，唱歌兒的，說外國話，幾里卡拉，什麼都有，也不知是由那兒來的，聽說是有什麼電台，往外放，你說放，能把人都制到空中去嗎？邪行！」

「那得念咒吧？」媳婦聽着有意思，也不困了。

「誰知道？大概也得念咒，有時候還念經呢，人家是會享福的，少爺不愛聽，那要到園子聽戲去，小姐也出去看電影兒跳舞，這都是宅門兒的號房告訴我，有時候我進去

，姐剛回來，在飯店呆了一夜，跟你說，這時代簡直沒法兒說，小姐少奶奶，看着那麼大方，哼，誰都有男朋友。張三跟我說的，拚頭不叫抬頭，叫男朋友，什麼叫交朋友？簡直胡來，一夜一夜的，在外邊一塊兒睡，其實乾脆就弄到家裏來，怕什麼？何必把錢花在外邊兒，聽說一夜旅館好幾十塊錢呢，够咱們過一個月的，」

這些話，媳婦不但沒聽見過，想也想不到，她說：

「那叫人多笑話呀！」

「誰笑話？都是一樣，」

「那誰也不說誰了？」媳婦問，

「可不是，這們看這件事不算什麼？本來也不算什麼，你說年青青的，誰不喜歡那樣呀？」老劉似乎有進攻之意了，小郭媳婦沒有言語，老劉咳嗽了一聲，彷彿要說什麼，可是話頭弓又忘了，暫時沉默一會兒，

「城裏熱鬧的多吧！」媳婦感到空氣太沉默，頗含有危險意味，只得沒話兒找話兒

「喝，熱鬧，電車，你沒見過吧，跟火車差不多，可是沒有火車頭，人都站在裏頭

，也有坐着的，嘩啦嘩啦就在馬路上跑，還有電話，你也沒看見過，比方咱們兩再人要隔着十幾里地，用電話就可以說話兒；喂，你那兒？我要西局多少號哇！得，這就接過去啦，還是人家有錢，幹什麼都方便，可也別說，你說城裏頭窮是城外頭窮？你說城外頭人窮吧，可是還沒見過街上整天整翠跑要飯的，城裏頭有錢，拉車的就幹十幾萬，要飯兒的一羣一義的，到天橋兒一看，那小店兒裏，數都數不過來，咱們多着急，反正有兩頓飯吃，城裏頭沒飯吃的很多哪，別看是什麼以前府裏的少奶奶，出門還要坐汽車，有時候晚下的菜錢倒許跟老媽子借，回頭賣了一個頂櫃，十幾塊錢，一會兒叫那剃頭的燙燙頭髮，就全沒啦，難說！你沒上過城裏兒，你簡直摸不透是怎麼一回事，「媳婦本來就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，叫他這一說，更不明白是怎麼一會事了，

「城裏的大戲一定好吧，」媳婦問。

「城裏的大戲，喝不用提了，戲子都講究坐汽車，一個當巡警的，一月才掙十幾塊錢，一個戲子一點鐘就可以掙千兒八百的，出門兒巡警還得給他行禮，勢派兒大啦！」老劉還要往下說，可是說什麼也想不出來了，因為他腦子裏忽然起了一個「匪夷所思」的念頭。他看了小郭媳婦的被子，被子底下透出的曲線，他把烟袋裝上吸吸上裝，

發狂了一樣，自己都按捺不住了。

媳婦盡想聽他說城裏的事了，可是半天他不說了，只是把烟來狂吸。猛當也竟走了過來，伏在媳婦的身上。

「你怕不怕？」

「怕！」媳婦是真怕了。

「不要緊有我呢，我天天陪着你！」老劉把烟袋扔在一邊兒。

「噲，幹麼呀？」媳婦有些驚慌。

老劉並沒有回答她，只是想把事實作給他看，在這掙扎時，外邊叫門，兩個人都驚慌站起來。媳婦臉一陣紅一陣白怔怔的看着老劉，不明白老劉爲什麼忽然竟要這麼作。

老劉沒有成功，反而覺得慚愧，他說：

「不准你對他說！說了你就是提防着！」

外面叫門緊一些了，老劉連忙跑了出去：開門一看，是老何回來了。

老何今天贏了，透着高興，進到屋來，把錢口袋往炕上一切。

「你以後可別賭了，」老劉說：「輸贏沒關係，耗神耗多大呀。你天天老是這個當

候回來，媳婦也熬不了這夜，人家白天還有活兒幹。並且三更半夜的不回來，把她一個人放在家裏，不像話，要不是我來作伴，她一個人耗多少人了。」說完看了媳婦一眼，媳婦彷彿安靜多了，什麼話也沒有說，老何笑着說：「明兒請請你老劉！」

老劉笑着出去了。

第二天，老何請老劉吃酒，他由鎮裏打了酒，買了菜來，媳婦給燒火作飯。他們兩個人坐在炕上喝着酒，老劉心裏發顫，怕老何有什麼動靜。

「乾一杯！來。」老何舉杯相讓。

「乾！」老劉果然同他乾了一杯，媳婦端菜上來，老劉看她的顏色，倒還安靜，心裏狐疑不定。

「別賭啦，錢雖然夾得容易，可是也別不拿牠當好的。」老劉仍從正面規勸，以探老何的口氣。

「沒錯兒，輸了就不來啦。喝呀！」老何一點異外態度都沒有。老劉有些放心，但是這酒喝得終是不舒服。心裏有事，只喝了兩三杯，便覺得醉了。

「老劉怎麼今天喝這麼一點兒就醉了？乾脆叫他躺一會兒吧！」老何便扶了老劉躺

下。他自己胡亂吃了一些，拿起錢袋，就要出去。

「你別走啦！」媳婦攔住他。但是那重攔得住呢？只說一聲「我回來得快。」匆匆走了，媳婦隨着關門回來，一進屋，嚇了一跳，原來老劉並沒有醉，站在地上，笑嘻嘻的望着她，她怕了，方要轉身，却一把叫老劉抱住了。

「我想你可不是一天了。」老劉吻着她的臉說。

她驚慌着，羞赧着，哀懼着。心裏亂跳，她不知怎麼來應付目前的危局，她想得到的只有跑，可是跑如何跑得了呢，他的眼睛好像什麼也看不見了，看見的只是老劉的垂涎的笑臉；她的耳朵什麼也聽不見了，聽見的只是老劉的一些淫詞浪語。她感到最後危險到來，驚懼的知覺已經使她毫無力氣抗拒了。

老劉酒後，無德了一陣，火氣下降，立刻覺得有點慚然，媳婦倒在一邊哭了。

「別哭啦，他不是說這就回來得快嗎？這更叫他看見可不好。你聽我說，反正是已經是自己啦，咱們誰也不用說，自然別人誰也看不見。我這個心我總對的起你就完啦，你想，這時候我不疼你誰疼你，你不哭我永遠疼你，你要是哭或是叫老何知道了，我可能是先對人家去說。」

「欺侮完了人，還說這一套？」媳婦哭着說：

「誰欺侮你啦？我這是愛你才這樣呢。別哭啦！他這就回來了，我也該走啦，你聽着你要好好聽我話，我天天來陪着 you 來解悶兒來。我走啦；他回來要是問我，你就說我喝多了，吐了一陣走了，聽見沒有？明兒我還來。」說着，老劉便往外走。媳婦也不理他，仍是躺在炕上。老劉在院裏叫她：「關門吧，我走了。」

「我害怕。」媳婦說了這麼一句。

「我說是不是，」老劉又走回來，「沒有我那兒成，那我就多陪你一會兒吧。其實倒願意整夜陪着你，可是也不成啊，咱們慢慢想法子」

門外叫門，老劉說：「我出去，你先把臉擦好。」他慢慢走出去，走到院子裏，先咳嗽了兩聲問了問誰，然後慢慢開了門，老何踮跟走進來。媳婦雖然強自鎮靜可是終掩不住羞恨驚慌。

「怎麼？」老何剛要刨根兒。

「噯呀，」老劉接着便說：「可了不得，幸虧我在這兒，把我都嚇得酒醒了。你猜怎麼着，老郭是有點兒鬧，我沒說嗎，他死也不甘心，不甘心，你想他能夠甘心？明

擺着的，咳！」

「怎麼？鬧鬼嗎？」老何問。

「可不是。把她可嚇着了，嚇得直哭，我看你們得好好給老郭燒點兒紙。」

老何沒有言語，他有點不佩服老郭，可是又怕他真拉香身。老劉又說窗戶怎麼響，燈怎麼滅了又着了，茶碗怎麼動彈，老何問媳婦「是嗎？」媳婦縮了點頭。老劉滿意了，他說：「你們歇着吧，剛才我已經答應給他燒紙，他也不鬧了。我回去了，明天再來。」說着老劉走去媳婦跟着關門，他低聲說：「千萬別說，明天我早點來」。

老何屋裏轉磨，他想：「人有十年旺，鬼神不敢傍」。不要緊，老何這些日子正走鴻運呢，怕他？他又安然睡去。

第二天仍自老早走了，剩了媳婦一個人，她怕起來，她怕老郭來，她怕老劉來，她又怕老何來，她一個心裏透着亂，她想哭，可是又覺得沒有什麼可哭的理由，她想喜歡，可是又彷彿肚子響着要多委曲。

這時有人叫門，她慢慢走到門口兒問「誰」？

「我，老何走了嗎？」老劉的聲音。

「走啦」。可是並沒有開門。

「你給我開開門哪！」老劉在外面着急了。她只是在門裏站着，怔着，好像失了知覺，她不知道應不應給他開門，老劉又說：「你給我開門，我有好處給你別怕了，我是疼你的」媳婦彷彿覺得已經開了門，老劉也走了進來，可是定睛一看，門還在關着，自己還在站着，老劉作最後哀告：「你真狠心哪！」說完走了。她又等了半天，見沒有聲音，打開門一看，老劉沒有影兒了，她不覺悵然了。

她在門口站了一會兒，村兒裏是真靜，沒有一點兒聲音。她慢乜又走了回來，走到院裏，不敢進屋子。他想到門口兒找老媳，可是老劉早已無蹤了，沒辦法，只得大胆子住屋裏走，一開門，黑漆一片，他閉着眼走進裏屋，猛然看見站着一個人，她呀的一聲，幾乎嚇倒了。幸而那人把她抱住了。

「嚇着你了把？」她一聽是老劉的聲音，心裏還好一點，可是餘悸猶不免使自己打噤。老劉把她抱在炕上說：

「我給你燒點兒水去。」

「別，別理我！」媳婦喘息着說：

「你真嚇着了嗎？」老劉撫她的胸口。

「你把燈點上！」她命令老劉，老劉把燈點上了，她看了看老劉。

「別怕，是我！」老劉安慰她說。

「你怎麼進來的？」

「我跳牆進來的，你不給我開門。你怎麼這半天才進來？」

「我當是你沒有走。」

「我是沒有走，我跳牆進來的呀！哈！你怎麼不給我開門？」

她沒有言語。

「好人別這麼狠心吧！」

這時有人叫門，她說：「你走吧！」老劉說：「不要緊我去開門去」。她却跑在頭

裏開門看時，不是老何，却是小崔。

「我說，老何沒在家？」

「沒有呢，我還找他哪，這傢伙整天不在家，不像話啦。」老劉一邊把小崔讓進來

一邊說。

「我說，老何簡直賭得兇，這幾個錢非得賭得精光不可。」小崔走進來，坐在炕上，看了看媳婦，媳婦給他請了安。

「崔叔老沒有來了，我給您燒茶去。劉伯伯倒是不短來。」

「不用燒茶，我不渴。」

「劉伯伯大概也渴了，我去燒。」

「我去吧」，老劉說，「你陪着崔叔說話兒」

「老何簡直賭得不像話了，白天累了一天，晚上還叫他們圈弄，真冤！賭錢就是偶爾一次，高個就贏幾塊，這幾塊就算白來。不高興輸幾塊，也輸不到那兒去。就怕整天的幹，輸也得輸，不輸也得輸，我說，沒好處。」

俗語說，久賭無勝家，一點不錯。賭長了沒個贏錢，我說，有工夫勸一勸他，別叫他這麼胡來」

「還少勸他啦，您問了他也得聽呀，整天攢着錢口袋不撒手，輸多贏少，也不言語。簡直我也管不了他。」

「你們婚後倒是沒抬槓辯嘴？」小崔問：問得媳婦臉一紅，他說：

「沒有，他倒是馬馬虎虎的，也不那怎十分顧理家。」

「年青總免不了，張搖張慌的。慢慢對付他，我說，慢慢對付他，兩口子長了去了，慢慢對付他，他只要不抬槓辯嘴，這就不錯，你們人口又簡單，小兩口兒，挺好！我說，老郭死後，我還是真怪想他的。我想要他一個紀念物兒，他那個煙袋還有吧。」

「有，差一點叫我擱在棺材裏頭，我給奪拿去。」說着往抽屜裏把煙袋拿出來，遞給小崔，又說：「那天我想到爹在的時候，總是喜歡這個煙袋時時不離手，他說這煙袋跟他足三十年了？」

「敢則三十年了。」小崔插了一句。

「我一聽，我們又全不會吸煙，要他幹麼，不如叫爹帶了去。無致兒說，不給他，他死了一樣帶不走。他想要爲什麼不活着時候先寄到陰間去呢？這麼樣才把他留下來你要正好，就給奪吧！」

「我是紀念紀念他，我想你們要他也沒有用，我先也想到你們也許擱在棺材裏，要是擱在棺材裏就算了。沒有擱我就拿着。我說，沒想到會落在我手裏，落在我手裏，這個東西算是命好。哈哈！」他們正說着，老劉燒了茶來。一邊擦着茶碗，一邊說：

「喝茶小崔！」

「我說，我把老郭的烟袋要來了，他們也沒有用，我要來總算紀念紀念老郭。你說吾們感情不錯真怪想他的。」小崔撫摸着烟袋嘴兒，非常喜歡。這烟袋嘴兒真不壞，老郭摸了三十年，真發亮。

「這煙袋不錯呀，比我的好，我還是真把這個忘了。早想起來，非得換一下子不可。老郭的烟袋三十年了，現在這個嘴兒，買還恐怕買不來，沒有啊！你真透着機靈。喝茶！」

「歇着歇着，」小崔笑着說：「我這完全是紀念老郭。我說，把你的烟荷包拿出來，咱們抽兩口。」

老劉把烟荷包由腰裏拿出來，兩個人一邊喝茶一邊吸着。老劉只是想把小崔耗走，而小崔只是不走。這時候，老何回來了。

「我說，怎麼樣？手運如何？」

「馬馬虎虎，今天沒什麼大輸贏，媽的，」老何說。

「我說，老何的煙袋我可要過來了，紀念紀念他。這個烟袋我早就想着要，只是沒

工夫來，今天湊巧有點工夫，到這兒一間，敢則差點兒裝在棺材裏。」

「可不是，要不是我，這烟袋就叫老郭帶走了，我說不能給他，誰叫他活着不帶走呢？哈哈。這一來便宜你了。」

「這是我的運氣，我說，喝茶呀！」

「可是有一樣」，老何說「這個烟袋雖然給了你；可是就怕老郭不甘心，他還要。他若是再要，我就叫他找你去，他這兩天直鬧。」

「什麼？」小崔驚訝的問；「鬧？不要緊，他不會爲一根烟袋鬧，總是心裏捨不得這個家呀，本來這個家是他一輩子心血積的，死了白白送給人，當然心不甘，我說，你得想法子，可別叫他鬧大發了」

「你說怎麼不叫他鬧呢？除非把房子一齊賣了，他媽的都不要，看他還鬧！」老何只有這個辦法

「賣房又賣不得 我說，並且也沒人買呀，誰要是聽了鬧鬼，誰也不買，是不是？我說，我倒有個辦法」。小崔是怕老何賣了房，老郭再找他去。

「你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你可以請李先生來，叫他給念念咒，就可以了。」小崔說：

「那個李先生？」

「就是教學的那個李先生。」老劉告訴他。

「那個李先生？」老何還不知道。

「就是咱們村裏立的那個官塾，不是有個李先生教書嗎？」老劉說。

「我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官塾，媽的。」

「好，這是咱們村立的，明兒將來你還得拿錢呢。我說那個李先生學問挺好，由王家店請來的他還會批八字，相面，算卦，念咒，都有兩下子，上回老張家那孩子病了，大夫都瞧不好，由他給治好的，他說有個女鬼纏着，可不是那孩子的媽剛死了沒有多少日子麼，他說他一念咒就好了，他就那麼一念咒，又燒了道符，孩子的燒就退了。你說靈不靈？你就是找他去，沒錯兒。」小崔叨着老郭的烟袋，直叫老何找李先生。

老劉沒有言語，他不知道，李先生念咒究竟靈不靈，不靈還好辦，假如真靈的話，他一算沒有鬼鬧，老郭並沒來，這是人鬧呢，得叫老何一猜，這不就壞了醋了嗎？聽說李先生念咒是挺靈的，假如他把老郭的鬼魂拘來，老郭對着一說實話，老何還不得跟我

拼命嗎？老劉越想越提心弔胆。

「對，明兒找李先生一趟。可是不認識人家怎麼辦呢？」老何問小崔。

「我說，不要緊，我跟你去。我同他一說也就成了。」

「給他多少錢呢？」

「不用給錢，請他家裏，喝喝酒，願意面子上好看點兒，送他兩瓶酒，也就成了。」

「小崔說。」

「明兒一塊兒去，我找你是你找我？」

「找找你來吧！說話就走，明兒見。明兒早晨在家裏等我吧！」小崔把烟荷包遞給老劉，老劉說：「一塊兒走。」他也跟着小崔走出來。

天黑得沒有月亮，顯得星星非常多，冷意侵人小崔打了個寒噤，毛孔眼兒覺得一麻，他以為老郭跟下他來了，他不敢回頭，却對老劉說：

「我說，老郭那個人不錯，我還是真怪想他的。」

老劉覺得他這話有點奇怪，像老郭那個人，不會有人想他，小崔想他什麼勁兒呢？他沒言語，不加可否，因為他不知小崔這話是什麼意思，小崔本覺得老郭在後邊跟着他

「我把這烟袋要來，替老郭保存着。攔住他們手裏，就許劈了燒火。我敢保說對得起老郭。朋友是朋友，老郭死了，咱們就不能對不起人家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老劉總以為他這話是諷刺他同小郭媳婦的事，按說他不知道。他這話是從那兒說起呢？

「老郭那個人也沒什麼。」老劉說了這麼一句。

「嚇，老郭可不錯呀！」小崔惟恐怕老郭的鬼魂跟着他所以他極力捧老郭；他以為老郭一定在後邊聽得見。

「那個，那個李先生到底靈不靈？」老劉不放心這件事

「靈？靈極了，一念咒，靈透啦。」小崔極力推崇。

「那麼一來，不是對老郭不起啦？」

「不呀，李先生念咒不是把鬼驅走，他是念大悲咒，能把鬼超渡了，所以鬼一聽見他念咒，更喜歡呢。一

「就怕不靈。」

「靈，靈透啦，他給人瞧了好幾回病了。有一次老自家鬧鬼，也是他念咒燒符念好

的，我說，靈透啦。」

「假如沒有鬼呢？」老劉慢慢探他的口氣。

「沒有鬼看得出來呀！他一念咒，鬼不出來，他就知道沒有鬼。」

「我看你還是別管的好，你知道老郭怎麼死的？」

「怎麼死的？」小崔有點害怕。

「生生叫老何氣死的呀！」

「氣死了，超渡超渡不是更好嗎？」小崔說着衣服的角兒被風一吹，刮在一棵棘

枝上，他覺得有人在拉他，他嚇得也不敢回頭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老劉真奇怪。

「後後面，有有人拉拉着我！」小崔都說不出話來了。老劉也嚇怕起來，回頭看了

看沒有人，他說：

「沒有人哪，你竟懷疑心！」

「拉拉着呢。我說，郭爺，您饒命，我我不管啦成不成？」小崔向空中禱告，老劉仔細一看，原來小崔的衣服掛在棘荊上了，他笑了。

「你可買油氣，這不是埋在棘刺上了嗎？」說着把他的衣服摘下來，小崔也笑了。老劉說：「我到家了，明兒見。叫老郭送你一程吧！」他故意恐嚇他。小崔還是真胆小，但又無法，只得一個人走着，手裏拿着烟袋，屢次想扔而又捨不得，他想到老郭不會爲一根烟袋追着他，追着也不怕，他是個攤子怕他作什麼？小崔胆子略微一壯，咳嗽了一聲，頭髮根兒有點發麻，四外看了看，烏黑一片，有幾個墳頭兒，在地上凸着，想到底下的死人，不禁又毛咕起來。

他咳嗽了兩聲，然而越發顯得寂靜，他想想回去。可是回去也駭怕，還是往下走吧，好在也沒有多遠了。高的山巔，仰張着猙獰的臉，向着他笑。他不敢往遠處望了。「站住！」猛然一聲，從左邊樹林裏墳頭後竄出一個人，走到他跟前，他看出那人是拿着手槍的。

「爺，命命！」小崔嚇得哆嗦，沒有遇見死鬼倒遇見活的了。

「把錢拿出來！」那人命令着他。

「爺，我沒錢。你看我那兒像有錢的。身上沒剩餘東西，只有這根烟袋，還是跟人要來的。我說真沒錢。」

「別費事！」那人的手槍手舉了一舉。

「我要有錢我還不拿出來嗎？我說，我不能拿命鬧着玩兒。我給你跪下，你高高手兒吧，找那有錢的……」

「起來！跟我走！」

那人把手槍握得更緊了些，「你在頭裏走，我叫你向那邊轉你就向那邊轉，你要一擲，就留神傢伙！」

「是，只要爺饒命！」小崔便聽着那人的指使往西一直走去，過了兩個嶺，黑天半夜，他也辨不清路徑，竟是山路，彷彿走了很遠，似乎離齋堂很近了。他有點累，腿邁不動，他又不知究竟走到那兒去。

「爺，我可累了，咱們歇一歇再走，究竟上那兒去呢？」

「媽的不要問，走你的好了。」

「我實在走不動了！」小崔哀告的說。

「你不想走了？」那人拿槍此着他。

「我的脚都疼了。」

「那麼你就不用走了，這兒是你的墳地。」

「不，爺，我走！」小崔又往下走去。

「快走！慢了就沒你的命！」那人是一點不憐恤的。

小崔無法，還是走得真快人多累也怕手槍。假如沒有手槍，小崔真能倒在地上起不來又走了一程，漸漸看見村莊兒了，他想許快到了，精神立刻也振作一些，脚步兒又加快了。

「慢一點兒，你想跑怎麼着？」真難辦，慢了不成，快了也不成。小崔感到難過，爲了一桿烟袋受這麼大的罪，命還不知有沒有。他忽然想到「這別是作夢吧！」不然怎麼會遇見這麼一擋子？因爲有這一線希望，他打了自己一個嘴巴，是不是以免着痛。

「你自己打嘴巴幹麼？」那人問他。

「我怕作夢。」

「媽的作夢好，我給一下子你嘗嘗。」

「爺，可別，我明白了。不是作夢。」

「快到了。告訴你，問你什麼說實話，少得苦子！」

小崔心裏哆嗦着，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忽然看見村外有幾個人影來回動，見他們來了，喊了一聲，小崔也沒聽出來喊的是什麼。

「跟着自己的這個人却說了一句：」

「牽個牛來！」

小崔知道「牽牛」就是「綁票」的意思，也不言語，反正聽天由命，要錢，左右是自己那點家當兒；要命，那就沒有辦法。命要怎麼死，一定是怎麼死，自己也強求不了。他垂頭喪氣的走進村子。由人把他的眼睛蒙上，拉進一個屋裏，彷彿人很多，可是並沒有喧嚷的聲音。烟味很冲，有兩三個人在吸烟。

是把自己綁來的那個人的聲音，似向着吸烟的人報告他這一次的經過，吸烟的人沒有說什麼，半天，聽到放下烟槍。

「你可以拿出多少錢來？」

小崔不知他是跟誰說呢，眼睛被蒙着，什麼也看不見。

「媽的說話，別不滋聲兒！」小崔覺得旁邊站着的人打了自己一下，這才知道是向自己說話。

「爺，我是窮光蛋一個，沒有錢。我住在崔莊兒，您打聽去，我要說謊，怎麼懲治都成。」小崔說。

「怎麼懲治都成！現在就懲治懲治他。」

「爺，別，我沒說謊，您懲治我不是白費事？我要有錢，我能半夜跑到人家去要烟袋？我說。」

「那麼你說說，你們那邊都是誰有錢？」

「我那兒知道呢？現在誰有錢誰也不說。」

「媽的，非懲治你不成呀？」

「爺，我真不知道，我知道有一個人現在有點兒錢，也不算多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大峪西邊兒，老何家，新近賣的地，拴的駱駝，手裏有個千兒八百的。可是恁千萬別露出我說的」

「拉去！」

小崔覺得有人拉着自己，到另一個屋裏去，這屋裏好像人多一點兒，都睡着，鼾聲

很大，夾雜着呻吟的聲音。

六 破產

老何一清早起來便等着小崔，並且叫媳婦沏好茶，說有李先生來念咒驅鬼。可是等到正午，也沒見小崔來，小崔的媳婦來了，說小崔昨天一夜沒回去，今天早晨也沒有回去，不知他是不是在這裏，家裏有事等着他回去呢。

「噢，他昨兒夜裏和老劉一塊兒走的呀！」老何說，「我還等着他呢。他說早晨同李先生來，到這時候還沒有來。您到老劉家問一問吧！他也許在那兒，您要見着他，叫他趕緊來一趟，說我還等着他呢。」

小崔媳婦去了。

老何心裏嘀咕，他猜測不出小崔到老劉家裏的理由，可是他却叫小崔媳婦到老劉家去找。我在家裏來回的想，想來想去，他想到賣房。

「你倒是吃飯不吃呀？」媳婦問他。原來他是想等小崔來一塊兒吃的，可是小崔是沒希望來吃早飯了。

「吃吧！」他答了媳婦，又計劃他賣房搬家，他想想老郭大概沒主意了。

一會兒，媳婦把飯作得，兩個人吃着，老劉却由外邊讓着就進來：

「這是那兒的事！這是那兒的事！小崔家裏的一死兒的跟我要定了小崔了，我那兒給找去呢？」喝，你們剛吃飯？」

「我們盡等小崔了，左等不來，右等不來，媽的！一塊兒吃？」上句是說小崔，下句是說老劉，當中加上一個「媽的」，也不知是屬於上一句的，還是屬於下句的？

「我吃了。——你爲什麼把小崔家裏的往我那兒支啊？」

「怎麼回事？昨天你們不是一塊兒走的？」

「一塊兒走的固然是一塊兒走的，可是到我家不遠就分手了，誰知他上那兒去了呢？可是當中有這麼一段笑話。

他大概想着老郭的磕兒，心裏毛咕，走着走着被一個棘荆棵子把衣裳掛住了，他以爲是老郭揪他直喊救命，喊得我也毛咕起來，回頭一看，那兒有人呢？可是往底下一着，才知道是棘荆棵子把他掛住了，哈哈，這個驚人！」

「他也許由那麼找李先生去了。」老何說。

「不會，三更半夜的找李先生幹麼呢。並且離着李先生地方還很遠，他不會去。我

想他一定嚇得神經錯亂，沒准兒走到那兒去了呢。」

那小崔媳婦怎麼樣了，你怎麼和他說的？」

「我叫她找李先生去了。」

「你不是說小崔不會到李先生那兒去嗎？」

「那那不是沒辦法嗎？你說不叫她上李先生那兒去，怎麼打發呢？合着你把他支到我那兒，我把她支到李先生那兒。」

「李先生怎麼辦呢？」

「那也許把她再支你家裏來。」

「那可不成，我沒法兒辦。」老何說着，趕緊把飯吃完，扛起錢袋，往外就走，他
說：「你坐着。」

「你到那兒去呀？」老劉說，「有什麼事好叫人找你去。」

「我找小崔去。」他是籍口出去，其實他是怕小崔媳婦來找他呀。老劉呢，也樂得
乎他走。

老何走了一天，到夜裏回家來，一看大門開着心裏很奇怪，埋怨他媳婦連門都不關

。他一聲不語的走進屋，屋裏也是一聲不語，他以為媳婦睡着了可是燈還亮着，睡覺而亮着燈大概是她害怕的緣故，進到屋裏仔細看時，不由怔了，媳婦並沒有在屋。「也許，是到茅房去了」，他想。可是他到茅房看時並沒有媳婦踪跡。各處都看到了，也都沒有，喊了喊，叫了叫，沒有回聲。

「跑啦」？老何腦子裏這麼一動，「可是黑天半夜跑那兒去呢，她要是白天跑，不會點着燈的。屋裏的東西，翻得亂七八糟，可是都沒有拿走，真是奇怪呀」？

他想到小崔的失蹤，忽然他又覺得「難道老郭真的有靈，把她也拉了走？不會，拉走不能把人都拉着，只有拉魂靈兒的，沒有聽說拉活人的。」

老何再也想不出是怎麼一回事來了，他這時感到寂寞的悲哀。在沒娶媳婦的時候，是想不到在媳婦的床處，到了媳婦也不知道沒有媳婦的寂寞。現在瞪眼一看，空空無人，不免感到寂寞了。他這時候才發覺自己已經愛了她。

他也不能睡了，一個人在屋裏轉，想着媳婦究竟到那兒去了。也許到街坊去了？可是沒有半天到人家去的。她是駭怕，跑回娘家去？但不能不和我說一聲兒呀。不知道老烈是什麼時候走的。

「咳」老何想到老劉，不由驚訝起來，「別是老劉把她拐走了？老劉這些日子神氣不對，別人也全說，老劉這些日子竟往老何家裏跑可不合適呀，家裏就是一個媳婦，雖然他是媒人，又是長輩可是日子久了，究竟不像話，可見老劉這傢伙沒安着好心，今天一定是他給拐跑了。可是黑天半夜的上那兒去呢？進城，也沒有火車，碰上警察，還要帶走。媽的，到老劉家裏看看再說。」

倒鎖了門，到老劉家來。老劉的媳婦正等着老劉回家，老劉始終沒回去，心裏很着急，她一聽叫門，以為是老劉回來了，由裏面埋怨着就走出來。

「什麼時候啦，還不回來，黑天半夜裏老在老何家裏頭，人家新娶的媳婦，你常上那兒去算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那個臊娘兒們也不是好東西。那天我是替你們一回。」

打開門一看，是老何，她不好意思了。老何也明白了。兩個人站在那裏，沒話說，老劉媳婦是怕老何問罪，胆戰心驚。半天，老何問了一句：

「老劉沒回來？」

「沒有呢，我不是還等着哪嗎？沒有在愁那裏嗎？」

「媽的，把我媳婦拐跑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老劉的媳婦嚇得變了顏色，她是怕老何拿她報復。

「我媳婦叫他拐跑啦，媽的！」老何重複了一句，又看老劉媳婦驚慌的神氣，不由的起了疑心，他不待老劉媳婦准許，便往裏走。老劉媳婦一看，更自駭怕。

「你進來幹什麼？」她怕老何對她真行出什麼無禮的事，雖然自己知道沒有老何媳婦年輕。但老何越發疑，他越發往裏走。老劉媳婦呆住了，急得要跑出去，老何却一把抓住。老劉媳婦駭得喊起來

「喊什也？媽的。進來！」老何氣橫的說。

「不，不怨我呀！沒我的事，」老劉的媳婦哀求的說。

「別廢話，你們把我媳婦藏在那兒了？今天沒有我媳婦不成。」老何拉着老劉媳婦便往裏走，回手又把門關上，她嚇得直哆嗦，她以爲一還一報也不怨老何無禮，可是太可恨老劉不該作出這下賤的事，她哭了！

「哭什麼？把老劉找出來！」

她這時才曉得老何是爲找老劉，她放了心。遂說：「老劉沒回來呢，我不是還等他哪嗎；不信你看呀！」她便帶着老何是屋子都轉到了，連廁所帶馬廐，凡是可以容身的

褲方，老何都翻遍，也沒有老劉的影子。

「你想，他能回家來嗎？他不知道你要找他嗎；再者說，黑天半夜他們跑那兒去？我這兒等着還直着急呢。」老劉的媳婦彷彿又有了理，老何沒話可說，她似乎勝利了，又反責老何了：「再者說他爲了你們家的事，連我都不管了。老郭死怎麼死的，有不恨他的嗎？沒准兒是怎麼一回事呢。今早小崔家裏也說小崔沒有了呢，你說也是把你們家裏拐跑了嗎？」

老何低頭無語，往外便走。

「老劉要是回不來，還得跟你們要人呢，

我一個人怎麼過呢？我好苦的命呀！咳……」她倒哭了起來。老何慌了，拔腿便走。一邊嘴裏嚙嚷着，也不知是說了些什麼，開了門，便回到家來走到老遠，還聽老劉媳婦在哭。

回到家來，仍是那麼空空洞洞，果也覺得有些森然。他想到也許真被老郭拉了去？他也睡不着了，躺在炕上，只等天亮。這時一點主意沒有，他想把廚房的刀掖在身上，預備和誰拚命，但又懶得起來。

第二天，有人給老何送信來，叫他拿錢贖他媳婦。他這才知道他的媳婦原來被綁了去了。同時他想到老劉麼許同時被綁了去。果然，他正在着急，老劉媳婦又找他來了。眼淚婆娑的，進門兒就和老何鬧說：要不是爲老何家裏，何至於被綁了去？擔驚駭怕還在其次，這要有了參差，將來叫一個老娘兒們怎麼辦呢？小崔的媳婦也來了，哭人涕哭的說，都是怨老何家，要不是他上老何家裏來，何至於被綁了去呢？她哪老何要人。要老何想辦法。不過她們看見老何的媳婦也被綁了去，還緩和一些；可是老何却急上加急來。

這事，馬上傳遍了幾個村莊，有的願意管閒事的，便担任說票兒的事，往來說合，一來是急公好義，二來也是爲交朋友，順便也免不了受點兒酬謝什麼的。

有的說老劉倒霉的，爲了串門兒，被綁了去，叫人家當作他是老何，受了許多驚怕結果還出錢贖命。有的說是報應的，誰叫他盡往人家家裏跑呢？

老何對於老劉和小崔，彷彿老抱着歉意似的，所以他急力帮忙。可是山裏頭要錢要得很多，結果老何的房賣了，老劉的牲畜也全被拉了走，小崔家裏沒有錢，合村請了一支會，由老何作會頭，每家三十元，一月抓，按利錢大小寫會。第一次當然由小崔家裏

使，無利息的使，以後便按月上會，等於償還性質。

於是老劉，小崔，老何媳婦，全都放了回來。

村裏合着請了他們一次，爲是壓驚；他們也合算回請了一次，算是答謝。可是手裏已經沒有錢了老何同他媳婦搬到煤窑宿舍裏去，和別的工人在一起住。老劉家裏也空蕩四壁，小崔的煙袋也都沒有了。

老何媳婦滿怨老何，說他都是賣地出來的禍要不賣地，何致於叫出人家注意來？他說：

「小崔那個人太不好了，要不是他說出來，人家怎麼知道你賣地了？把人家老劉也連累傾家了」

「那不能怨小崔的，到那時候，攔着誰也得那麼說。」老何很能原諒小崔。

「小崔對於老何倒是表敢相當歉意，雖然自己是毫無辦法，無可耐何。他對於老劉便不然了，雖叫老劉那天不送他回家呀，假如兩個人走，不會遇到土匪的。」

老劉雖然自己被綁覺得委曲，然而也是自找，怨不得別人。他也想到這裏有一點因果關係，他們怨來怨去，都沒有怨到土匪，倒覺得土匪是地上應當有的東西。就如同虫

子裏有蠍蠶，獸裏有狼牙一個樣。人人都討厭老鼠，人人都喜歡貓，可是老鼠也不可沒有，若是沒有老鼠，貓作什麼呢？

他們到了一塊兒，互相說到以後的辦法。老何只有一條路，這條是老早老早就想到的，就是「下窩」。老劉有個發涼的孩子，他知道自己的身體不大強壯了，背煤的事，恐怕幹不來，況且自己都捨了駱駝現在又下窩背煤，叫人家看着不好看。小崔說了：「還要好看？我說，治餓要緊。現在除了下窩別無生路。幹，我說，我說沒關係，誰不知道咱們被架了一回。」

實在，除了下窩，別無生路。於是三個人又背起煤筐來。老劉往窩下一走，腿都有點發顫，頭都有暈。到了底下，裝上了煤老劉老怕自己走半途背不動。

「咱們一塊兒。」他說。

「你可真乏透了。」

老何說：「小崔在前頭，我在後邊，你在當間兒。走累了就歇會兒，別滾下來就得。」

三個人背着煤筐。走了不久，老劉便喘了起來不時的歇一會兒。到要往上爬的時候

，老劉在底下望那密的洞口，那麼高聳而遙遠。他沒有上去便膽怯了。

「上啊，慣了也沒有什麼了。」老何鼓勵着勇氣。

「我先上。」小崔先爬上去。老劉便跟在後面，老何在最後。爬了很遠，老劉的腿簡直不吃勁了。

「歇會兒吧。」他說。

「歇會兒。」小崔在前面也停住了。這時由上面很輕快的跑下一個人來。

「喝，小崔，劉，喝，老何，你們三個人一塊兒？」

「一塊兒不悶得慌。」老劉喘着說。那人却好像沒有這步似的溜了下去。

「走啊！」老何催老上了。他想到假如老是這樣，一天背不了幾塊煤呀。

他們又往上爬，爬到半途，老劉要大便，他說：

「老何，你先別走，我要拉屎了。」

「真洩氣！」老何笑着說。

老劉一手握住梯木，一手來解褲。

「不成，老何你幫個忙兒吧！」老劉一隻腳有點不吃勁。

「真糟心！」老何爬上來，把他的褲子扒下來老劉便爬在那裏，大小便一齊下來。臭味撲鼻。拉完了，也沒法兒擦，老何給他繫上褲子，老劉覺得輕鬆多了，又接續往上爬，爬出窟洞，稱了分量，走到院子，把筐一卸，坐在煤塊上，抽起烟來。

「老劉可真洩氣了！媽的。」老何笑着說，

「乍一下窟，免不了這樣。當了就好了，我慢慢來。」小崔說。

「今兒晚上再推甚麼？」老何問。

「不來了，累了一天，再賭一夜的錢，不成，沒那個精神」。

老劉不敢賭錢了，雖然他想着賭錢贏了是比下窟省錢的，可是輸了呢？

「我說，史職神呀你信不信？」小崔問老劉

「你怎麼又想起這個來？」老何反問他。

「你說還是人安老強，到陰間，樓房也有收錢也存下來，人家是想得遠。可是那傢伙太損門子了，一担爛柴捨不得給我。臨外頭了過來，到底還是沒了。」

「你還想着烟袋呢。」老何說。

「我就說人這個命。你費了半個兒子，再什麼沒落下。這就消停了，你看他現在也

不開了，人家趙經理買過來，就鎮得住，人家多大造化！我說，人就別幹虧心事，幹虧心事沒有好報應。生來男子漢，就得光明磊落。」

「你別講道噉，」老何說「下窰！媽的，沒那些說的」

老劉一聽下窰，濕身的懶筋好像伸不直了，坐在那裏真懶的動，不過汗一下去，涼風兒一吹，呆着有點兒冷，「走吧！」又跟着他們下窰去了。

「留神老劉的尿。」小崔說，「抓一手沒關係，這要是滑下去，眼就得折了啊！」

七 一夕哲學問題

一個月後。天越發短了。老何，老劉，小崔，全在窰底下工作。老劉已經恢復了黑人的狀態，老何越發黑了。

「你說話真不合不具，生來就是幹這行的，到底還是幹這行。這窰又是三個月了。我說，小崔說了幾回兩們之後，又沒話了，只得嘆息了一聲。」

「你又講起道來。我多麼懶得，為你弄了一支會，頭一個月你自使了，第二個月就四起四使了去，永不見面了，揚款潛逃，人家可不是找會頭，你這一筆款子。就得我墊上，媽的，我也不想幹了，這一個月就停止了把，萬一再有一個把會款拐走了，我那兒找

入去？」老何雖然這樣說，可是他並不着急，彷彿多少錢的債務，他都可以償還的了。

「那天寫會，我說，我一看就耽着心，趙四的利錢寫到八毛。」

你說這年頭兒，一塊錢寫到八毛錢的利錢，這簡直是急瘋了。我算這小子不非飛可。」

「現在人心不古，沒辦法！」老劉說：

「反正趙四也沒有什麼好報，這錢不一定走到什麼地方就飛尼士了。」小崔還會說一句外國話。

「走吧，背好了筐！」老何說着，三個人背好了筐，一步一步的往外走。

「天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？」老劉說：「就剩下咱們三個人了。」

「快走吧；我怎麼覺得不好。頭髮根兒老發毛彷彿有什麼大禍要下來似的。」小崔這幾天老和因果報應幹上了，好像受了什麼刺激。

「別瞎說了！媽的！」

「歇一歇，我累了。」老劉說：

「就是這一筐，出去就沒事了，我說，前面那個柱子可得留點兒神，別碰牠，前幾

天我走在那兒，掉下一塊大石頭幾乎砸在我的頭上。我要是背着煤出去，那就糟了。我說，幸虧！」小崔有點發顫。

正這時候，只聽得和地震一樣的轟然巨響，他們三個人幾乎都站不住腳，老劉竟倒在地上，煤也全都撒了。嚇得半天說不出話。

「我的煤全撒了！」老劉說。

「快把筐卸下來吧！媽的。」老何把筐卸下來。

「怎麼一一回事？」老劉駭得發昏，雖然他已經知道不是什麼吉兆。

「塌啦！把咱們堵在裏頭了，快退回去！」老何說。

老劉說不出話來，小崔坐在地上早就呆了，連動都不動，這時一陣煤氣土氣撲了進來，噁得難受，那股臭氣，呼吸都感到困難，他們便全伏在地上。

「咱們往裏邊爬着。」老何在頭裏叫他們。

「我爬不動了。拉我一下。」老劉說。

老何又回來，拉着老劉，又問小崔怎麼樣，小崔說：「爬還湊合。」他們便往裏爬爬得很遠，爬到一個稍微寬廣的一個地方，止住了。坐在地上老何叫他們把頭上的燈

摘下來。

「先滅兩個，留着一個燈亮着，別三個燈全亮着，那多費呀！」老何先把自己的燈吹滅了。

「留點兒神，」小崔說，「剩一個燈要是滅了就點不着了。」

「誰身上有洋火？」

「我有。」老劉是抽煙用的。

「那麼小崔你把你那個燈也滅吧了！」小崔聽老何的命令，把燈滅了。光剩下老劉的燈亮着。照得老劉目瞪口呆的神氣，假如沒有煤色遮着，便可以看出他的面色慘白來。

三個人呆坐着，漸漸心理平靜一些，他們全知道出去是無望了，公司只能花錢雇工人掘煤，不會花錢來掘人，來掘死屍。他們只有等着別的密挖煤挖到這裏，就可以出去了，但這只是萬分之一的希望。生命能延壽到多少天，還不知道雖然密裏有一種傳說，說被堵塞在礦底的人，可以拿煤作食料，拿地下的水作飲料，也可以延壽數十年，不過那不叫作人，而叫做「乾屍子」，說他們已經是「非人非鬼」了。這種乾屍子被救了出來，一見空氣便會死掉。可是他們還沒有見過，只是聽到的一種傳說。他們這時候腦筋

裏，都浮出那「乾磨子」的印象來。

「外邊人不知怎麼着急呢？」老何推測客外的情形。

「誰着急？除了自己的媳婦。哼！」小崔發勞騷。

「別說了，越說越難受！」老劉不敢想客外的情形。

「別說啦，這都是你，沒有你，怎麼能出去的晚？」小崔有點恨老劉，他覺得他的生命危險，兩次都是因為老劉。

「這時候別打架了。」

老何說，「咱們得想主意。」

「想什麼主意呀？」小崔說。

「這裏面有錢請什麼的，摸幾把咱們往外劃呀！」

「劃？就咱們三個人？你誰知道場多少啊。要是一丈兩丈的也不用咱們劃，外邊兒的就往裏劃了。這一局，沒誰兒就是癡鬼地，你想，咱們是地底下呢，並不是平面哪，我說，洞口就嚇咱們三十多次！」小崔這時彷彿視死如歸，豁出去了。

老何同老劉也不過廢不換了。看看燈火苗兒，半天沒有主張。小崔却說個沒完，大

概他是神經錯亂了。第一次受的刺激就不小從那兒起就愛說，盡說些因果報應的話，現在他又說起來。「你歡會見好不好，媽的！」老何有點兒心急聽小崔說得有點亂得慌。「反正想出去是不用打算了。我還便宜，使了一支會，給老婆兒留下點兒，這一來也不用上會了我說，老何，你也上算哪。要不然還得包賠一個會錢。我老婆兒再領一點兒恤金，得啦，她能夠過半輩子的。」小崔彷彿可以瞑目了。

「我還是佩服老郭」，小崔接着說，「老郭這傢伙現在抖起來了。我要知道，我媽的也先燒點兒紙寄點兒錢到陰間去，多享福啊，鬧了半天，赤手空拳。還他媽的一樣不好，這兒說陽間不陽間，陰間不陰間。真要是陰間，找找老郭，也倒不錯。命！這叫武大郎攀槓子，上下够不着。陽間沒有咱們這三塊料了，陰間也沒有咱們三個人的戶口。你說髒不髒？」

「哎呀，我有點兒餓。」老劉說。

「餓？你吃我一塊肉！這時候恁還知道餓！」小崔簡直看不上老劉了。

老何是始終不言語，他是想主意，怎麼求生，可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麼主意來。他也有點兒餓還有點兒渴，心裏發燥。

「咱們得想想法子。」老劉說，「老何，你有什麼辦法沒有？」

小崔，你也別盡說了，想個主意要緊。」

「沒主意，」小崔說，「這時候認命吧。這不是前輩子沒作好事，就是這輩子沒作好事。我說……」

「喂，我想起來了。」老何驚呼起來。老劉和小崔也為之一驚，聽他有什麼好主意。

「這裏有一條路可以出去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老劉大喜若狂。

「你們還記得前幾次不是有一條路挖得很遠，和別的窩不是挖過了嗎？那次幾乎雙方打了起來。後來就雙方不再走那條路了。咱們慢慢的找找那條路，雖然那個口兒很窄，可是能通到別處，不是就能出去嗎？一時竟嚇暈了，把這條路忘了，現在才想起來，媽的！」

老劉和小崔聽了，狂喜不禁，叫老何前面領路，老何拿着燈，那兩個滅的燈却叫老劉和小崔拿着。老劉和小崔似乎也不餓了。跟着老何，一步一步走去。走了幾條路，都

是不對。

「怎麼找不着了呢？」老何抓了抓腦袋，「我記得有一條極窄的長洞。」

「對哦，我也記得，這個洞將窄個身子進去，腦袋還得歪着。」老劉也想了起來。
「慢慢的找，別着急，我說，直管沒有這麼一條路。」小崔真不着急，因為他准知道是出不去了。

「啊！着了，」老何又叫喊起來，「往這裏走！」

老劉和小崔又整一次，跟着他在後面摸。果然摸到了，是一條極窄的洞，洞深很深，進到洞裏，必需爬着，而且腦袋也不正着。

「你們跟着我來，留神聽着，這個燈要留在洞外面吧。」老何把燈放在洞外，便往洞裏爬。

「這燈滅不滅呢？」老劉問。

「有洋火就滅了牠。」

老劉把燈弄滅了，立刻漆黑得什麼也看不見了他說：

「我跟着老何。」

老何就往裏爬，老劉和小崔在後邊跟着。兩隻手在前摸着，腦袋歪着，慢慢往前頭爬。爬得很久只聽老何嚷道：

「退回去吧！別進啦！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他們驚訝而洩氣的問。

「退回去再說，這裏不通了。」

「不是這條路嗎？」老劉，仍存着一線希望。

「是這條路，不過叫他們給堵上了。大概是怕水溜過去。也許是早就堵上了，媽的

」

老劉和小崔又涼了。

「喊一喊試！」老劉仍不死心。

「喊也無用，那就聽得見了嗎，我說，回去吧我早就說不成，這是命！」小崔一邊

退着一邊說。

他們又往外退，往外退比往裏進更顯着難了。老劉退到洞外，便倒在地上，不能起了。老何退了出來，便叫老劉拿洋火點燈，老劉沒有答應叫了幾聲只是不言語。小崔說

：「大概是昏過去啦！」老何說：「摸摸他，先點上燈要緊。」他們摸着了老劉，又摸着了洋火，把燈點亮，再看老劉，軟作一灘。他們把他弄醒過來。老劉哭了。

「真洩氣！」老何說，「死就死了，直得這麼喪氣！」

「我說，你不知道，他還有心事惦记的人。」小崔特別恨老劉，老劉只是不語。他們坐在地上，小崔叨撈不停，老何也不知他說的是什麼，也沒有往耳裏聽，自己坐着，漸漸三個人都疲乏了，都入了睡鄉。老何把燈又弄滅了。肚裏餓，緊了緊褲帶，渴是沒辦法，恨不能喝燈裏的油。

老劉和小崔都躺在地上睡，老何是坐在地上，靠着官壁，沉悶！一會兒氣息也沒有。一覺醒來，仍是黑漆漆的，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，老何摸了老劉的洋火，把燈點着，小崔也醒了好像一湯說着睡語一湯醒的。老劉打了一個哈欠，往起就爬，彷彿要站起來。

「怎麼還沒天亮？」

「那兒有天亮啊？天亮咱們也不知道。」

老劉醒了過來，又覺得一陣悲哀，頹然坐下了。

「大概你是知道在家呢。」小崔帶諷刺的說。

「老何，」老劉說，「咱們得想主意出去呀。」

「出去？」小崔說，「除非是咱們命大，要不然求老郭給咱們在閻王爺那兒報名，叫閻王爺把咱們趕快抓走。」

「小崔你怎麼老說這些話？」老劉說。

「不說這些話說什麼。說抱着娘兒們睡覺，也得辦得到呀？」

「別說了，有這精神留一留，多活一會兒多點兒希望。」老劉到這時候總還是怕死。雖然他知道這樣活着的確不如死了。

老何始終不言語，沉默又沉默，許久許久，燈光漸漸暗下來。

「那個燈呢？」老何問。

「在這邊兒呢。我說，點不點都沒有關係啦。」

「不，點上好，我拿去。」老劉爬了過去。把燈拿過來，他們覺得有燈照着老何和小崔，知道這個世界裏還不是自己一個人，多少有點安慰。老何把這個燈又點着了，四下

裏照了照，好像裏面離着外面只有一尺來的，其實自己也明知道至少離地面有二十多丈。
「我餓呢！」老劉顫聲的說。

小崔不大理他的話了，他自己竟跟自己說着。老何同老劉聽了，有時候也有時候又不聽。老何心裏一陣陣發急，可是又沒有辦法，摸了摸壁上的石塊，連動他也不能動一分。

「老何，我餓呀，」老劉平時總以為比老何聰明，這時竟向老何求救了，雖然知道老何也是沒主意，不過這時候喊一喊，也好像可以安慰似的。

「你別不害臊了！」小崔說，「這時候你又叫老何了。你想你對得起老何嗎？抱着老何的媳婦睡覺的時候，你怎麼不叫老何呢？」

「什麼？媽的。」老何火兒上來了。

「你媳婦跟老劉睡覺？誰不知道呢。」小崔像瘋了一般，老劉却呆了，瞪眼望着老何。

老何本來就急着，他一聽這話，怒不可抑。餓虎撲食似的就奔了老劉來，老劉駭得

打戰。

「媽的，你原來是這麼一塊東西，先我聽別人說，都不大信，後來連你媳婦都他媽的說出來了。你這小子，吃人飯不拉人屎！」老何過來使撲老劉。老劉跪下了，哀告的說：「老何！我錯了，我再不敢了。」

「媽的一回就够先打發你去陰間吧！」老何把老劉撲倒，便扼他的脖子。小崔在旁邊看着連動也不動。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對呀！老劉也悚骨頭，再活也活不了兩天了。還怕死，真奇怪。他願意那於死不願意這麼死。老何也是，反正他也活不了啦，何必又把他弄死呢？這是為出氣，可是出氣誰又看見了？媳婦反正是人家的了，不是人家的也不是你的。」曾叔被這兵動氣？唉，這是命，因果報應，就是這麼一會兒，都得報應一下。他們都不懂。口說到這裏，只聽老劉一聲慘號，便不再動彈了。老何又坐在一邊，氣喘喘的。

「他報應了：你呢？」小崔問老何。

「我有什麼報應？」

「你把他弄死，你不是也得報應嗎？」

「我把他弄死，那便是他的報應，跟我有麼關係？」老何很有理由。「可是你得自首呀！自首才能沒罪，不自首便算殺人。」小崔不知那兒來的這些理論。「我那兒自首去呢？媽的我倒想自首，可是我出得去嗎？」老何抓了抓腦袋，又說：「有你作證也成不了。」小崔沒有言語，燈又沒油了，漸漸熄滅了。「小崔。你把那個燈點上！」我動彈不了，滅着去倒好。」小崔說。老何便過去，由老劉身上摸出洋火來。

把那隻燈又點着了，站起來，拾起一把斧頭，提着燈，靦靦悠悠的走到塌陷的地方，小崔看了看他，始終沒有動彈，老何拿着斧子，砍了幾下，一塊石頭也沒砍動，聽那聲音，一點不像空洞的樣子，聽了聽，什麼聲音也沒有，只是小崔自言自語的聲音時常透過來，他頹然的又回到原處，想和小崔說話可是小崔只是自言自語的，並不理他。

過了許久許久，小崔說話的聲音，越說越低，說得老何困了上來，可是又餓，睡不着。挪過一塊石頭，柱在肚子地方，伏着睡去。朦朧間，見擁進許多人來，他一看，不禁大喜連忙叫說：「我在這兒呢。」大家一見，也自喜歡把他拉了出去。大家便問老劉呢。「老劉叫我弄死啦！」他趾高氣揚，這回可有自首的機會「我老何作事，敢作敢當。我不能像老劉，我寧肯挨剮，也不願死在那裏矣。」大家都鼓掌說他大丈夫光明磊落

，老何的媳婦也跑了來，抱着他直哭，他老了，也不禁落了幾滴眼淚。大家便擺酒席給他壓驚他真是餓極了，看那許多菜，饒涎欲滴，大吃大嚼，可是酒包經喝得頭暈了，而菜却總吃不夠，越吃越不飽。席間他說：「我再發了財，我決不幹這個了。」老何說：「再多待幾天，根本連發財都不想發了。」甲說：「再多待幾天，連出來都不願意出來了。」乙說。大家笑着，菜吃完了，老何還沒飽便跟媳婦到家去吃。「老劉欺侮你了！」對媳婦說。媳婦哭了，哭得很委曲，老何也哭了，哭得很悲哀，他自己竟哭醒了，睜眼一看，異漆一片，才知道自己是在作夢，可是夢裏的悲哀，還存在着，想到這是夢，便更悲哀了。燈好像滅了好多時，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。小崔已經沈寂了。不說話了不過呼吸氣還聽得出好像在睡着。「小崔！」他叫了一聲，小崔沒言語，他的淚湧出來他爬了起來，頭有些暈，扶着石壁站起，想各處摸一摸，不料一脚踏在老劉的屍身上，把他絆了一交，頭正碰一塊突出的天石上。

他再也起不來了。

(完)

